中國青年

第三卷　第五期

社　論：　迎接艱苦和鬥爭
　　　　　美國青年大會
藝　林：　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上
丁冬放：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經濟的發展（下）
雜　錄：　關於目前青年戀愛結婚和生小孩子（伯達）——致非世界語同志們（又然）——凍結的河（原海，俯拾）
喬　木：　科學和科學家的故事（續完）
嚴文井：　膽小的青蛙（童話）
許立群：　讀『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王思華：　關於『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問題與答覆）

民國三十年三月五日出版

社論

迎接艱苦的鬥爭

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形勢發生了「晴天霹靂」。以何應欽陳立夫等為首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親日派，發動了皖南事變，企圖由此挑起反共內戰，並由此實現他們引導全國走上向日寇投降道路的陰謀。

對於每個熟悉近年中國政治實際情況的青年，這個事變自然不是偶然的，而且每個青年的戰士都深知和深信，親日派罪惡的夢想，終將在全國人民、各黨各派、首先是有足夠力量支持抗日局面的共產黨的堅持抗戰的方針面前變為粉碎的。雖是如此，我們卻必須認識，歷史上一切反動勢力從來沒有自動退出鬥爭舞台的先例，愈是臨到日暮途窮的境地，他們愈要瘋狂地拉着歷史車輪，做迴光返照的垂死掙扎。而同親日派的鬥爭，也是決不會停止於一個皖南事變的。我們必須嚴重地準備起來。

一切事變發展的前途都存在着好轉和逆轉的兩種可能，但革命者對工作的佈置卻常常必須置基立在最壞可能的預計上面。今天革命隊伍中的許多青年，不僅是在四年來統一戰線的環境中，即是說，不僅是在國內和平的環境中走向革命的，而且是在革命沒有遭到什麼挫折的環境中參加革命的隊伍的，他們大半沒有遭遇到整個革命過程中必不可免的、部份的、暫時的、但卻並不可能是重大的挫敗，他們還沒有經歷過必要的鍛鍊。今天一切堅持抗日的人們，完全有受到日寇和親日派聯合夾擊的可能，因此而驚惶失措，固然是不對；但認為日寇親日派和過去的軍閥沒有什麼區別，而因此麻木不仁，甚至瘋狂傲慢，那更是不對。無論如何，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今後的困難將更形增加了，大至革命的環境，小至個人生活的物質條件，一定會變得更困難更艱苦。預見而且以足夠的自信力來迎接這最艱苦條件的來臨，是今天革命青年所急須認識的第一點。

其次，革命既然進入了鬥爭激烈化的階段，鬥爭的形式將更複雜，鬥爭的內容將更加豐富：

鬥爭任務的艱鉅與鬥爭的殘酷性將同時並進。現在要反對的敵人不只是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有剛剛脫去僞面具的新的漢奸親日派；現在不僅要爭取人民走上抗日陣綫，而且要再一次揭破親日派「抗日必先剿共」的蒙蔽。這將是大暴風雨的時代，每個青年是柔弱的蘆葦或是疾風中的勁草，他能否堅定不移而又靈機應變地把握歷史發展的曲折道路，以及能否經得起歷史的最殘酷最持久的試煉，都將毫無隱諱地[illegible]顯露出來。準備挺起胸膛，勇敢迎接這即將到來的偉大的鬥爭，是今天革命青年必須認識的第二點。

青年同志們：讓我們每個人把自己檢查一下，我們的身體的鍛鍊，理論策略和具體知識技能的學習，革命原則性堅定性的培養，都已準備充分了麼？緊迫的時勢，要求我們不放鬆一分鐘地積極地準備起來！

美國青年大會

帝國主義戰爭正在日益擴大，美國也正空前積極地準備參加廝殺，這時候我們聽到美國青年大會開會的消息，不能不感到無限的興奮。

大會五千三百多的青年代表，代表—美國廣大的勞動青年、學生、基督教和黑人青年在華盛頓發出了雄壯的怒吼：反對統治者把美國拖入戰爭！保持美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大會不僅表現了美國青年的團結，而且也表示了美國青年與世界青年的休戚與共。大會發世界青年的通電重申了一年前大會所提出的「青年不是青年的敵人」的口號及與戰爭中的各國青年團結到底的決心。它最後更特別說明：「中國人民的團結鬥爭以爭取自由獨立，會鼓舞了美國青年。中國青年已經教了我們，只有團結才能勝利，而分裂是等於中國自由的敵人面前退卻。我們簽約資助團結的中國，我們將與我國內以武裝食糧彈藥及軍用品供給日本侵略者因而幫助了中國敵人的人們鬥爭，以表示我們的贊助。」

我們中國青年議視大所號召的事業會和大會的成功，並且誓約和太平洋彼岸的以及全世界的兄弟姊妹，永遠親密的攜手。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抗日反漢奸的鬥爭，正是全世界青年自由解放的鬥爭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誓約將它進行到最後的完全的勝利。我們十分感激美國青年對我們的聲援和幫助，同時想到目前我們國內青年仍然存在着少數不顧大體不明大義的破壞抗戰破壞團結的分子，不覺得十分慚愧和悲憤。我們切望華盛頓的呼聲能傳入他們的耳鼓和心坎，使他們知所儆悟，無論如何，正如大會的中國來賓劉良模先生所說、中國青年和中國人民是決定要堅持抗戰保衛團結的，決定要粉碎一切「內部的綏靖者賣國賊及第五縱隊」中的投降陰謀，不讓美國和一切國際友人們失望。

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上

蕭林

一九三三年，德國國社黨登台以後，在二月二十七日，即發生國會縱火案。三月九號，由於一個國社黨特務的告密，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涅夫三人——當時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就在柏林的一家旅舍裏被國社黨特務口裏的國會縱火同謀嫌疑犯的罪名，加以逮捕，並執行審判。審判經歷十一個月，法西斯蒂要使他們承認火燒國會是德共和共產國際的犯罪行為。這便構成了這個有名的萊比錫審判案。德國國社黨當時組織萊比錫審判的目的，主要是想製造一個更好的藉口，去摧破德共及國際德國工人階級和德國人民的反法西斯蒂的運動，想轉移人民對於國內困難的注意，並由此打出「反共先鋒」的旗幟，來組織國際反共反蘇的力量。但是由於季米特洛夫的堅決鬥爭，和國際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發動，這個計策，不能不全部歸於失敗。

萊比錫的審判有着非常偉大的歷史意義，這個審判同時還是第一革命者向反動統治者的法庭進行鬥爭的最標本的模範。現在只在研究和學習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鬥爭精神的基礎上，介紹季米特洛夫同志受審的經過。

「總而言之——審判案是一個挑撥陰謀，正像火燒國會是一個挑撥陰謀一樣。審判案實在是想假縱火犯人，目的是想把罪名轉嫁給勞人。但是，依照辯證法的法則，無產階級鬥爭的法則，審判的結果，卻適得其反。反共產主義的審判，變成了一個偉大的反法西斯蒂的示威運動，和法西斯主義的可恥的重大的失敗。國會縱火原意是在使德國人民相信共產黨人是縱火犯，審判卻使德國人民相信這是謊話。」

這就是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萊比錫審判後到達蘇聯，在莫斯科廣大人民羣衆反對法西斯主義底慶祝萊比錫勝利的盛大羣衆示威運動中，在蘇聯熱烈的羣衆集會上所說的「我們勝利的第一件事情。」

在整個萊比錫審判的鬥爭裏，正如全世界所週知的那樣，季米特洛夫和共產主義是獲得了勝利的。它達到了它的組織者們——德國法西斯蒂們的希望的相反的結果：德國法西斯蒂原來是利用它來摧毀季米特洛夫的精神和肉體，打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是結果，却傷害了他們自己。

萊比錫的勝利，不僅是季米特洛夫的勝利。它主要地是一個偉大的反對德國法西主義的政治的戰鬥，和一個對於德國（和全世界）黑暗倒退和反動力量的偉大的思想戰爭。

正又正如季米特洛夫自己後來所說：「這是在萊比錫審判日發生的德國無產階級，國際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它將是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以及無產階級革命與反革命鬥爭之中的一個插曲。萊比錫的審判，激起了數百萬德國勞動者反抗法西斯獨裁，反抗對於大衆的野蠻暴行的集中的憤怒。對於法西斯主義政治的仇恨，必須在萊比錫審判上大聲疾呼地透露出來。這一次審判，就無異是一個講壇，從那裏，人們必須攻擊法西斯主義，在那裏，人們必須顯示出共產主義與所有的工人階級的威力。」（季米特洛夫：「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的革命文學」）

歷史尋求本身要求我們對於萊比錫審判（或一定的歷史的說法，包括一切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法庭鬥爭在內）作更深刻的認識：萊比錫審判，不只是簡單的法律問題，不只是個人的「罪與罰」的問題，而是解決了新舊階級歷史命運爭論的問題。

× × ×

在法庭鬥爭的過程裏，個人的品質和英勇行為，常常能發生很大的決定的作用。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鬥爭的品質和行動，是給一個真正革命者在反動法庭上鬥爭的模範。

「我在法庭上面，」的確實踐地、堅決地和無情地進行鬥爭到底了的。在法庭上，你可以看見英

慕的英雄打算。沒有死的長備——但你得知道，這和個人的英雄主義無關。基本上，它是共產主義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和布爾塞維克的品質。資產階級已經到了不再能夠在它的隊伍裏面發現真正的英勇和英雄主義的地步。它是一個垂死的階級，已經沒有了前途的希望。」

「什麼是我應努力的最先的任務？」

季米特洛夫，作爲無產階級革命者，作爲一個共產黨員，在萊比錫法庭上，「什麼是我應努力的最先的任務呢？」在審判的開始，他就這樣說道：

「我用的語言，是比較嚴酷的語言。是的，我的生活和我的鬥爭，也會是非常嚴酷的。但我的語言是坦白的和公正的語言。我慣於用事物底真實名字呼喚事物。

「我是當作一個被控的共產黨員而爲我自身辯護的！

「我是在爲我的共產黨員底革命尊嚴而辯護的！

「我是在爲我的思想，我的共產主義的信仰而辯護的！

「我是爲我的生活底意義和內容而辯護的！因爲這個理由，我在最高法庭面前所說的每一個句子，就是我的血裏的血，和我的肉裏的肉。

每一個字都是我對於那不公正的控告，對那一樣反共產主義的罪惡而被轉嫁給共產黨人的事實強烈憤怒的表現。」（「獄中書信集」）

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和在監獄裏的任務，就是站在這樣既定的階級立場之上，對他的階級敵人鬥爭，毫不動搖，毫不反顧的。「爲了防衛共產主義，保衛共產黨，以及爲了保衛蘇聯，我必須反抗法西斯主義，反抗國社主義，反抗資本主義制度。這就和二乘二等於四一樣的清楚明白。」

季米特洛夫認爲：他既然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他就應當擁護無產階級革命，因爲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他既然是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中央委員之一，共產國際

的執行委員之一，和一個負責的和領導的共產黨員，他就應當對保加利亞黨和共產國際的一切決定，文件和行動，負完全的責任。既然他真正完全地贊成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他就堅定地相信這是從資本主義戰爭屠殺和經濟恐慌之下解脫的唯一的出路。共產主義是全人類的救星。「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以及為共產主義的勝利而鬥爭，毫無疑義地，是我的生命底全部內容。我希望為共產主義至少多活二十五年，那時候再安寧地死去。」

然而，還不僅是如此。對於每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者，他的堅定的階級立場，必須要達到和他的人民立場和民族立場的一致的。德國法西斯蒂誣衊季米特洛夫是蘇聯共產黨在德國的「主動人」並誣衊保加利亞的人民是野蠻人（其他國家的反動專家們也是這樣對待他們本國和外國的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很堅決地給了回擊，認為這是一個無恥的誣衊。特別是對於保加利亞人民：

「的確，保加利亞的法西斯蒂，是非常野蠻和兇暴的。然而事實上可以說其他國家底國的法西斯蒂們也是這樣。但保加利亞的工人階級和農民，保加利亞的知識份子，那是決不野蠻和兇暴的。我正以我是一個保加利亞工人階級的兒子而感覺驕傲。這個階級是這樣英勇地打擊着法西斯主義，因此我是驕傲的。」

當一個兵士投身於前線的時候，他就必須戰鬥。每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真正的先進階級的戰士，像季米特洛夫，自然無論何時無論那裏都是為他的事業而奮鬥和預先準備着為革命事業隨時臨危不懼的犧牲生命的，這就是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上的最先的任務。

法庭、法場和監獄是階級鬥爭的最尖銳的場所，因此也是每一個革命黨人的戰鬥場所，在那裏，「要採取中立的態度，是不可能的。」在法庭上、法場上，和在監獄裏，使用一切方式，去達到保衞他自己的革命立場，這就是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審判裏給與每一個革命青年的第一課的重要教訓。

「只有共產國際綱領才是我底最高的裁判」

在一九三四年，在德國，當一個工人老卡森爾站在法西斯審法官面前的時候，他即經說道：「你不是我的法官」。當季米特洛夫站在萊比錫法庭面前的時候，他也這樣說過：「這裏，我並不是被審罪犯我的高等法官們。但是我應當公開地說，我不能在不信有神明存在之外，再去信仰盲目的正義女神——季米特洛夫。」

法律和法庭只是社會一定階級的統治工具，像蒂米斯的盲目一樣，它自己也是盲目的。它本身的性質和內容，隨着它的階級利益的要求而變化。只有符合和根據大多數人利益的法律，才是公道和正義。這個合乎階級大義，和民族大義的法律，才是革命者的法律。「法律和所謂叛國大罪，都不過是相對的概念，完全依賴於時間和環境的。譬如，……一年以前在德國是合法的，到今天就是非法的了。在德國，國社黨暫時統治着，而在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國社黨徒則暫時還是被迫害和非法的了；他們不得不使用假護照假名字，假的地址。」

在萊比錫審判中，一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的領袖們，像辛爾斯，萊柏爾特，唐德林等等，都實際被控的共產黨員們不在德國「縱火地」受最高的審判，季米特洛夫認為這種實際，是絕對不正當的。

他認為，對於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只有共產國際綱領，才是我底最高的裁判，而最高的法庭，則是共產國際底執行委員會。」

正是這個政治審判案，最好地表明了司法怎樣被德國法西斯蒂用作一個政治的工具。德國法西斯蒂利用「保衛民族與國家的緊急法令」，取消了德國的威瑪憲法和人民的一切自由。在萊比錫審判案裏，他們又利用了法律，用最高的審判、偵查、證據、證人、辯護律師、最後的判決、保障等司法手續的形式，企圖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去粉碎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所以，季米特洛夫認為，作為一個被

會，德國最高法庭，雖然是他應當十分鄭重地使用的一個工具，但還應當本上是應當堅決地拒絕這個「最高的裁判」的。對於火燒國會事件，他要求的是一個自由的和公共的審判。」

在逮捕的時候，他就堅決地拒絕答覆警察所準備的「自首書」……，他拒絕承認任何與他無關的控罪，文件，和其他任何的物證。在整個案件的過程中，他不論何時都在勸法庭和控訴自己的一句話和一個字或一個人名，在每次的「偵查」到來，他都鄭重地用審問條件的或全部的答覆。他更不斷地聲明只負責自己的證言和文字聲明。「我只承認我在三月二十日和九月三十日的報告，我不撤回它們裏面的一個句子，一個逗點，或是任何其他一個符號。」「我決不會報告在保加利亞與我自生過關係的朋友，或者在國外與我發生過關係的保加利亞政治流亡者的情形，因為他們要我寫的都是他們的政治活動。為這個理由，我也不寫二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我在慕尼黑會見的保加利亞朋友的名字——這個會見是我們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巴黎約好的。」

官方辯護律師是反動司法手續裏最最可恥的一環。它實際剝奪了被告的辯護權利。對於一個政治犯，就特別是這樣。從逮捕到開庭，在漫長的時期裏，來找歸法庭拒絕了季米特洛夫自己提出的八個辯護律師（包括法國共黨議員托萊士同志在內），而給他另外指定一個辯護律師——法西斯黨的黨員：泰伊赫特。

在這方面，季米特洛夫是堅決地鬥爭起來拒絕這種官方的辯護，而實行自己辯護自己的。「不論官方的辯護，是實實在在的或是假的，我都一概不要，而在整個時期內，都自己單獨地為我自己辯護。我的辯護唯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在法庭上到現時為止所說的話，和我現在將要說的話。我現在也還可以公開地說，我寧願無條件地被判死刑，也不願經過像沙克傳士這樣的辯護律師，而獲得法庭的宣告無罪。」（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的末次辯論的提綱」）

季米特洛夫是以這樣兩重資格出現在法庭之前的：首先是被告季米特洛夫，其次就是被告季米特

洛夫的辯護人。他擊退了官方辯護律師方面的襲擊，而且也就擊退了統治階級反動法律和法庭的許多方面的襲擊，來保衛自己。

「戈林自己才負担着這個案件的主要責任」

審判決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閉幕，但在它的舉行以前，季米特洛夫就完全鎮定地和有信心地說過：「它的結果，一定要引導到我的勝利和釋放了。」

而事實就是這樣。自從開庭以後，來比錫的鬥爭就一直支持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裏，季米特洛夫實際上變成了原告：不是法庭底長，而是季米特洛夫在領導着審判日程。在這三個月裏，不僅僅來比錫國會和審判的眞相，而且是所有德國法西斯主義及其法官，辯護律師，原告律師，警察和警官……的腐敗，都在這次審判裏完全暴露出來了。

在原告人——德國法西斯蒂政府當局的訴狀裏，季米特洛夫所受的控告，就是「在柏林與國會縱火犯魯伯（建築工人，一個叛變的流氓無產者）商謀如下的陰謀與行動：a、企圖用暴力改換德國國會底憲法；b、藉着縱火燒燬國會，而且，他的縱火行動，還帶有利用由此造成的有利環境發動暴動的目的。」

總來，季米特洛夫給了這樣的說明：「這個審判底性質，是爲這樣的命題所決定的。這就是說，火燒國會是德國共產黨，甚至是國際共產主義底工作」。

在法西斯蒂原告人訴狀的「政治部分」裏，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共產黨員的罪狀還是：「莫斯科俄國共產黨委任的主動人，負責在德國策動武裝起義，以柏林爲起點，赤化全歐洲。」

嫁禍共產主義者，是統治者的老把戲。正因爲是這樣，德國的統治階級，就動員了它的整個警察機構，和司法系統，動員了它國家機器裏的一切其他力量，來準備審判。他們在監獄裏和集中營裏，

在工賊表和救濟所裏，……瘋狂地搜尋與收買「人證」和「物證」。……

……逮捕以後，當季米特洛夫被押候審期間以後，在四月四號，他就收到了一個地方長官的「邀請」，這是最初的證明文件。同時，法庭通令刑警經過官方辯護律師，向被告要證人。特別是要那樣找不到的證人。「你的罪過應處死刑，最好你能找一個證明你活動較少的證人。」（泰伊希特博士的信）到了月初，原告史向法庭舉出一個女證人，證明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在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在柏林某旅館和希伯候爾。接著原告人便又舉出一個女證人——瑪麗‧克羅，證明季米特洛夫曾和她有曖昧關係，企圖破壞他的個人名譽，同時，在德國的法西斯的輿論界，也發出了一個造謠的浪潮。散佈謠言，誣陷被告的個人生活，來配合誣衊的證明。

關於對這個偽造的鬥爭，季米特洛夫曾寫道：「在這點上，伏格特法官對於我的「大批女性朋友」，也提以懷疑。這一定會轉變成對我非常不名譽的誣蔑的，雖然沒有一個人，除開我的黨和共產國際之外，即使是最高法庭，也沒有任何權利干涉我的私生活，然而我要求，為著我的政治聲譽不遭受個人關係所妨害起見，指定德國律師、外國律師和新聞記者來會同審查這個問題。」

但是，德國統治階級的法庭，似乎還更注意着關於文件的證據。在審判開始以前，在法庭否決了和辯護律師幫助正面證明被告無辜的有名的藍皮書以後，原告方面，就瘋狂地從事收集和捏造文件。在審判開始以後，在「政治部份」的審判中，法官還指定兩個法官，引證關於共產國際的一切公開報告、文件和書籍，企圖證明共產黨以很大力量，從事武裝起義的準備。他們特別多次引用一九三二年九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會的決定。同時，為着證明起見，國社黨還特別捏造一本「武裝暴動」小冊子來作證明材料。

季米特洛夫對於敵人的引用這些文件，作了堅決的回答。他特別堅持十二次全會決定的立場，並且質問了法西斯專家來承認這個決定指示的希特拉登台前後國社黨的陰謀事實，「為了說明德國在一九

三三年初，以及在火燒國會時的政治情況，我要求下列諸人作證：一，前國防總理施萊徹將軍，二，副總理巴本，前國會總議長羅貝博士，前國會總議長布萊特希德博士。」從宣判的一開始，季米特洛夫就用這種巧妙的方法，一個個地揭破了一切被當證人和證據了。他特別揭破『證人』們的法西斯蒂傀儡性質。

——在被捕的第一天起，季米特洛夫就知道國會的縱火者，是法西斯蒂本身——盧伯只是一個被買用的工具。在審判的過程中，他就更加確定他的這個判斷。他不斷地仔細地研究一切關於審判的材料，他特別研究盧伯在事件發生前夕的行動。照狀來關於盧伯在漢尼格斯多夫警察收容所居住的敘述，有兩種說法，這給了他揭破案件真相的第二條線索。他指出在漢尼格斯多夫，有一條地道，引盧伯進國會縱火。他向『專家』指出，縱火的方式非常巧妙，『不是盧伯單獨一人』。當『專家』們也不能不承認這種說法的時候，季米特洛夫就確定地獲得了勝利。

「這個審判證明了什麼呢？」a、縱火燒國會是共產黨的工作這種謊言，已經完全失敗了。b、沒有爭論，沒有信號站，沒有公開的走向武裝暴動的行動，沒有一個人覺察到任何與火燒國會有關的行為或企圖。沒有一個人在那時候聽到過任何關於它的事情，一切和這有關的故事，都已經在日後。但無論如何，它已經證明了：火燒國會是對準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德共的大規模破壞的公開行動的『信號』！

「誰在二月底既正要火燒國會？戈林本人才對它負擔主要的責任。」

——祇要我的健康還不至於喪失……」

季米特洛夫審判中的監獄生活，這是季米特洛夫在一九三三年被捕後較長的一次監獄生活。

起初，在三月九號的逮捕以後，季米特洛夫是在警察總局的候審室，到二十八號，才轉押莫阿

特魯斯監獄。九月七號，爲著審判被押解來比錫。十月八號移拘柏林，審判後一度改押柏林。十一月二十四號又轉回來比錫。在十二月二十三號，法庭宣告無罪判決以後，由於德國法西斯的陰謀拖延，季米特洛夫還繼續過着兩個多月的監獄生活：起初在來比錫的法院監獄，後來在柏林秘密警察地下監獄。

法西斯審判院中和監獄中的走狗們，例如檢察官伏格特，多方造成季米特洛夫在監獄裏的痛苦和困難，在地下監獄的期間，季米特洛夫所受肉體和精神的摧殘，更達到了極度。「最不好的是，我的健康更壞了，我的健康幾乎達到了完全毀壞的地步。幾個星期以來，我差不多是不斷的病著。使我特別的苦惱。」由他寫信給他母親，「我自己所遭遇過自是不佳，但人們是能夠忍受一切的。……你可以相信我——阿普斯特麗，保爾——正如媽媽所常說的！能以必需的勇氣，耐心和決心，渡過這個難關的，只要我的健康還不致於喪失了，一切的事情都會很好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十號）

在入獄以前，季米特洛夫就受到法西斯蒂警察們的許多虐待了。他們沒收了他的一切衣物，金錢和書籍，包括着眼鏡在內。入獄以後，他就更加受到了所謂獄吏們的一切限制和迫害：限制會客（直到會見辯護人），禁止閱讀報紙，不准寄送入獄中淨衣，禁止和獄外通信，和接受外國寄來的食物……等等。伏格特使季米特洛夫監獄生活條件惡化的殘暴辦法就是日夜的鎖手，他們在四月三號在莫阿比特偵審監獄的時候，就給他們加手鐐了。這種的日夜的鎖手，事實上是違反「罪犯管理法」的。爲着要求除去手鐐，季米特洛夫不斷進行鬥爭，控告這個非法行爲。但只在他寫信給羅曼羅蘭和巴比塞以及一切進步的報章雜誌揭發這個罪惡以後，伏格特才不能不解除了他的手鐐。

在監獄裏，季米特洛夫爲着要求得「人」的待遇和一切合法的生活條件，和反動法院和獄吏們進行着不屈不撓的鬥爭。他爲着要求和律師以會面，與親屬會面的權利，要求歸還一切沒收的衣物，「德國文法」，和繼續進行語言研究等等，不斷向警察廳和法院控告和提出自己的要求。雖然通信隔離，他還進行了獄外的政治鬥爭配合他在監獄裏的鬥爭。在宣判無罪以後，季米特洛夫更加尖銳地爲着他的立即釋放而鬥爭。他不斷地要求說明拘留的理由和立即釋放。

在監獄裏，季米特洛夫繼續深刻鑽研，同時是在殘酷的鐐銬人的手裏的，但他仍然鎮靜自若地準備他獄中的生活。他特別把握著學習德文和歷史，而且更加注意獄外的政治形勢。他寫信給他姊姊說：「我盡可能使我的監獄生活不致荒廢。現在我正在深入地研究德文和歷史。幸而監獄圖書館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些書籍。這個研究供給了許多材料去正確了解德國目前事變和他們的國際意義。

「最使我不愉快的是我得不到我們祖國的任何的消息。我連看一看保加利亞報紙的機會都沒有。我現在只能經常讀德國報紙，而他們一般地都是沒有保加利亞的消息的。

「因為我有可能覺得住「德國」的，我非常希望你能夠寄給我一些保加利亞的書籍，關於保加利亞與巴爾干及世界大戰的，關於保加利亞經濟情形和政治情形的……」

這就是季米特洛夫在德國法西斯蒂監獄裏的鬥爭生活與情形。在反動監獄裏，在一切有形和無形的迫害之下，仍然堅持著革命立場，並研究和採用一切適當的方式繼續革命鬥爭生活，這就是季米特洛夫給每一個革命者的寶貴的示範。

「……我在法庭之前的行為，能給被控的共產黨員當作一個模範。」

在德國，在火燒國會事件以後，對於工人階級，特別是對於共產黨員的猛烈攻擊的浪潮，席捲了整個國家。成千成萬的人，不斷地被拋進到集中營和監獄裏來。這就不能不影響到監獄裏面的革命工人的情緒。在這種監獄上，季米特洛夫遇見了許多工人同志的革命氣概和革命情緒，和克服任何的失敗主義恐怖的出發鬥爭。

正如列寧和斯大林經常教導的注意工人的政治情緒，在監獄裏，季米特洛夫也密切地注意着和研究每一個工人同志的情緒。他的鬥爭，是根據對於和實際地與監獄裏工人談話們密切聯系的。他盡可能的幫助他們學習，與他們談話和工人談話。當不幸發現其中有些人開始動搖，而且恐懼着法西斯的進攻是不可能堵住的時候，他就表示出：不備繼續和法西斯主義作鬥爭是必要的，而且這樣的鬥爭是可能的。並且給與他們許多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的實例，鼓勵他們和幫助他們，並把「不穩和動搖

轉向的丙號，投入國社黨的羣衆裏面去。」

季米特洛夫寫道：『在莫阿比特監獄裏，當我在它那廣場上作短短的散步時，我能看出特殊有點變化了。在四月和五月內所逮捕和下獄到這里來的我們的革命工人，他們都垂頭喪氣地走着。他們沮喪地嚐嚐交換着一些關於德國無產階級運動遭到嚴重挫折的句子。有的竟然變成意志薄弱了。而六月，七月和八月來的——最近被捕的同志們和工人們，却反而變得愉快起來。萊比錫的審判激起了數百萬德國工人反抗法西斯獨裁，反抗對於大衆的野蠻執行的集中的憤怒。」

在他的宗教審判的演說裏，季米特洛夫說道：『我應當決然地拒絕這樣的論言，這個論言說我會想要達到宣傳的目的，才能造我在最高法院之前的辯護，才有宣傳的效果。我甚至還可以假定說，我在法庭之前的行爲，能給被告的共產黨員當作一個模範。但這不是我底辯護的目的。

『照我看來，戈林先生和戈培爾先生的講演，無疑地也會有某些利於共產主義的宣傳效果的，然而這些紳士們，都是無需對這個負責任的。』

是的，在萊比錫審判案這戲劇裏，季米特洛夫是沒有必要在法庭上特別地另外進行宣傳的。他堅決反對一切誣蔑他任何的行爲和演講都有宣傳目的的謠言。但是事實上，不是因爲他，而是因爲萊比錫事件的本身和整個鬥爭的事實，早已給與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擁護正義和眞理的廣大人民羣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的教育了。

× × × ×

在歷史上常常有這樣永遠發射着光芒的時期，在這時期裏，某一單獨的個人，常常成爲新的、英勇的、堅強的、普通人類精神的化身。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上的無產階級的英雄主義便是一個例子。

中國的革命者在今天遇到了更多的困難和迫害，但他們深信歷史的車輪決不會停止，抗戰一定會勝利，中華民族一定能得到徹底的解放。正如季米特洛夫所說的：『這個歷史車輪爲無產階級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所推動，將不會爲任何的剿除法令，爲任何的屠殺，爲任何的死刑，判詞所停止的。它仍然是轉動着，直到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濟的發展（下）

——中國經濟講話之三——

丁冬放

第三節　交通

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交通是以手工業爲基礎的舊式交通。鴉片戰爭以後，在新的技術條件與新的要求下，與之相適應的新式交通也因而出現並逐漸擴展起來了。所謂新式交通，就是航路、鐵路、公路和航空。它們的出現和發展的過程，可以分做下列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從鴉片戰爭到一九三〇年（或九一八事變以前）。在這個時期裏鐵道與航路有很大的發展。

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之前，僅有兩條鐵路出現：一八七六年完工的淞滬鐵路和一八八一年完工的唐胥（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前一條因爲遭人民的反對（說破壞風水）滿清政府備價向英商收回而拆掉了；後一條鐵路是中國資本家開辦的。至於航業（水上航運），也只有[illegible]創的怡和公司和太古公司以及招商局，前二者是英國資本，後者是國營，船數和噸數都還很小。

中日戰爭後，情形便不同了，鐵路和公路都有了大大的發展。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五年之間，帝國主義國家通過投資修築了以下的鐵路：外資直接經營的有東清、膠濟及滇越三條，共長二千一百零九英里；由借款建築的有京漢、津浦、正太、京奉、滬寧、滬杭甬等七條，共長二千八百七十一英里。外資通過建築這些鐵路的主要目的是在了輸出他們的剩餘資本，他們以八五折扣強迫中國向他們借款，強制購買他們的鐵路材料，造成後又由他們管理路權以便使用和開發沿線礦山和[illegible]，從而也就[illegible]了他們

的勢力範圍。到了一九〇五年至辛亥革命期間，由於中國人民有收回利權的反帝運動，鐵路契約的實際條件才有一些變化；同時，中國政府（以私人資本和借款爲主）開始了其他鐵路的建築（被帝帶去了三千餘英里）並贖回粵漢京滬兩路，外資借款築路的現象乃暫告終。但並不是帝國主義從此放棄了這一侵略中國的武器，情形正是相反。辛亥革命後，各帝國主義又開始爭奪築路權，曾與袁世凱勾結，訂立了十四件借款條約，只因歐戰爆發，這個建築計劃沒有能夠實現，而另一方面，東三省的鐵路建築很快地進行着，四洮、鄭洮、洮昂、打通、吉敦、吉海等綫，共長一千二百英里左右，連原有的相加，竟達到全國長度（八千六百四十一英里——一九三〇年的計算）約五分之二，即三千三百十英里。這一個時期的鐵路情形大概就是如此。所有鐵路除四分之一爲外資直接經營外其餘也大部都與外資有關。

其次，便是航運的發展情況。爲明顯起見，先引海關報告關於出入中國口岸的商船隻數噸數及其增值（以一九一三年爲基數）的一個簡單的統計如下：

年度	隻數（單位一千）	指數	噸數（單位百萬）	指數
一八七一	二二	八·一	八	八·八
一八九五	五三	一九·五	二九	三一·九
一九一二	二六〇	九五·八	八七	九三·八
一九一四	三二一	一一五·七	九七	一〇四·〇
一九一五	三〇三	一〇八·三	九〇	九七·一
一九一八	二九三	一〇一·五	八〇	八六·〇
一九一九	三〇九	一一〇·〇	九二	九八·六
一九二六	二三九	八五·四	一二四	一三四·五
一九二八	一六六	六六·〇	一五二	一六三·五
一九三〇	一八一	六四·九	一五五	一六六·七

這數字明在試對照。就總的方向說航業能發展是一直向上的。其中有五年噸數比前一年增多而隻數反是減少的現象，乃是因爲輪船的增加與帆船減少的原故，這說明航業進一步地衰亡了。（以上數字引自樓亦石『近代經濟發展史』）

第二時期，是從一九三〇年到抗日戰爭，這一時期中公路與航空有顯著的發展。因為這時中國一方面是東北淪陷，另一方面，正是工農民主革命運動高漲，國內階級鬥爭達到最高點的時候。在這情況下，統治階級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在帝國主義的幫助下再接再厲地大舉其對革命勢力的圍剿。因此他們在軍事需要的地區，就江蘇浙江福建兩廣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直到湖北[illegible]的一個國內大規模地建築了公路。請看下面的公路長度表（「中國經濟資料文集」）：

年度	長度（公里）	年度	長度（公里）
一九二四	[illegible],〇〇〇	一九二九	[illegible]
一九二五	[illegible]	一九三〇	[illegible]
一九二六	[illegible]	一九三一	[illegible]
一九二七	[illegible]	一九三二	[illegible]
一九二八	[illegible]	一九三三	[illegible]

從一九三二年起制定了七省公路計劃，西北公路計劃，西南公路計劃。總長度將超過萬里以上。預定大部公路。

在這時期內，為了剿共的目的，也築了少數鐵路，如浙贛、京贛、蘇嘉以及淮南鐵路的一段等線。

隨着帝國主義對革命進攻的支持，帝國主義者自己也加緊了直接的掠奪，這就表現在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航空爭奪戰上面。美國資本的中國航空公司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已開航約八千公里，而德國資本的歐亞航空公司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已開航約四千公里。至於日本帝國主義則在東北控制並從事航空線的擴大。

第三時期是抗戰時期。在這時期當中，除了陝西寧夏西一部以西南外，以前所有的鐵路公路航空航路，都已經破壞或被敵人奪去。在西部計開闢了如下的交通線（根據交通部報告）：鐵路方面，有湘桂，成渝，湘黔，滇緬，敘昆，黔桂等線，長度約為四千公里；公路方面有川康、川陝、川黔、川湘、陝甘、川鄂、滇緬等線，長度約為四萬餘公里；航空方面有中蘇、中印、滇越、渝昆、昆臘等線，有的後來

就一個問題，鐵路也可以說明，都是抗戰的需要，交通是要求快地發展着。但它存在着許多缺點，即偏重西南，必須英法參加（湘桂鐵路借英款十四萬四千鎊，法款一萬萬五千萬法郎；滇緬鐵路借英款六百萬鎊；川滇鐵路有借法款四萬八千萬鎊之說。）；在築工築路中貪污舞弊不顧民眾；路政管理不良。這些缺點使交通建設在抗戰中不能充分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總結以上來的交通建設情況，可以看到如下幾點：

第一，新式交通是為便利於帝國主義的條件下產生與發展起來的，它適應於他們的掠奪和原料運輸、剩餘資本輸出，以及劃分勢力範圍等兩在這勢力範圍目的。

第二，它是在國內軍閥們爭和戰爭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它的建立主要的只是為了戰爭，為了軍事統治的便利。

第三，它的發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最初是在東北各省，其次是鐵路，後來是西南各省，主要是沿海。

第四，由於資本的帝國主義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者的各不相同，因而它們的運輸制度，運費比率，甚至鐵路軌道的寬度等也極不一致。

一個的交通發展，是否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當視這一國家政權的性質如何（革命還是反革命，依賴外國或是獨立自主）為轉移。上述幾點便說明這一事實。

第四節 對外貿易

假使我們從對外貿易來看中國經濟，那末，殖民地化的趨勢就更加明顯地刺激着我們。我們先來引用海關的一個統計（單位一千關平兩）：

年份	入超或出超	
一八六四	出超	二，四四四
一八七四	出超	三，三五二
一八八四	入超	五，六一三
一八九四	入超	三三，九九八
一九〇四	入超	一〇四，五七三
一九一五	入超	三五，六一五
一九二四	入超	二四六，四二六

一九三〇　入超　四一四，九一二
一九三一　入超　五二四，〇一三

從這裏可以看到中國的對外貿易，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可以分爲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一八七四年以前出口土產價值總額多於進口洋貨價值總額，就是出超。第二時期是一八八四年以後，進口貨價值總額多於出口，就是入超，而且是一天天增加。中國金銀因而就大量流出，終至促成中國殖民經濟的繼續。

到了九一八以後，開始了中國對外貿易的新時期，這就是第三時期。在這時期當中，作爲中國出口主要物品之一的東北大豆，已爲日本所操去。日本貨在中國市場上日益居優勢，特別是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以後，華北走私運動日益猖獗，華中乃至華南的市場，也爲私貨所充斥。海關緝私人員徵等雖然緝私增加，然[illegible]已不足爭阻擋了。據一九三五年八月到一九三六年四月的統計，華北[illegible]每天[illegible]（白糖、人造絲、捲烟及走私[illegible]）六千萬元以上，海關稅收減少二千五百萬至十六萬元（見『中國經濟論文集』第三集）。

在這時期中列強對華貿易地位變化了，日本和德國日佔優勢，而英美則日漸下降了。

一九三五年英國曾以幫助中國的幣制改革來使利於英貨的傾銷，然而畢竟沒有根本挽回這一趨勢；中國在親日政策下，將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爲日本一國的殖民地了。

對外貿易的第四時期，是抗戰時期。抗戰爆發以後，中國的國際貿易一時下落。海口相繼失守，因此在我後方輸進的洋貨大大減少了。這一時期入口貨物中對中國最重要的是軍用器材。爲了獲得外匯，政府對主要出口物品施行了統制辦法。其中桐油，鎢砂（錫鑛）等是輸美作爲抵債之用，而茶葉則主要的是輸入蘇聯。假使軍用器材的入口除外，即一九三九年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是出超的。這種變化，使得大後方的輕工業品乃至重工業品都感到非常的缺乏，因而刺激了中國抗戰時期工業的發展。

百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的總趨勢是向入超發展，而且隨着貿易總額的增大而增大。不過在這

當中還遭受着兩個波折，一個是第一次歐戰爆發以後的四年中，入超較前大大減少；一個是這次的抗戰，對外貿易已轉爲出超，假使將去其他影響與實較，單就帝國主義商品對民族工業產品的壓力一點來說，這正是指明着：外國資本輸入的衰退與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是成反比的。

第五章　金融與幣制

近代中國金融事業的發展，可以分做下列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舊式金融機關衰落與新式銀行出現的時期。

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還未生長起來以前，外國商品已經侵入，外國資本已經須得在中國設立新式銀行以適應需要了。因此在中日戰爭前後，逐漸出現了在華的外國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英國匯豐銀行，日本正金銀行及俄國華俄道勝銀行。在庚子和團運動（一九〇〇年）以後更出現了美國花旗銀行及荷蘭等國的銀行。這些帝國主義銀行在發動者是帶了近代財政發行的性質，它不僅是帝國主義在華的金融機關，而且它是干涉中國政治財政乃至內政的機關。

在外資的刺激和影響下，中國民族資本的銀行，也在這時期出現了。因爲舊的錢莊票號已經不能滿足當時的新的需要，官僚資本家盛宣懷便創辦了中國通商銀行。隨着有戶部、興業、交通及四明等銀行的創立。同在這一時期，近代幣制也應運而生了。然而，這是不同於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初期的情形的，因爲這裏不只有本國銀行的銀行券，中國所造的銀元，而且有着外國銀行的鈔行券及流入的外國銀元（墨西哥的鷹洋）。這是中國殖民地性的一方面，而另方面還沿用着以銀兩爲計算單位的制度，這又可以說是封建的殘

第二時期，是銀行發展與錢莊票號衰落時期。這一時期從第一次歐戰爆發起，辛亥革命以後，許多錢莊都因爲當時的金融恐慌。它們不合時宜的性質使它們在新的時代中沒落下去，然而它並沒有完全放棄它的陣地，有些錢莊改組了，或者已蛻變了，在組織上性質上都有了一些變化。它同舊式的內容

電，它成了外國資本在中國內地的搶劫與其本國在出口商港口的銀行之間的代理機關，也即是外資在經推銷商品與收買原料的匯兌與換算機關了。另一方面，與這同時，這金融集團——銀行機構本身也發展起來了，較顯是在歐戰前後，它與對外貿易的發展的關係，與外國金融機關如銀行交非經濟發展行的側面，而更促成了它的發展。一九一二年以前只有八家銀行，到一九二?年已有一百十家了。

然而中國的紙幣制度，這時還實在糟透了。外國人資本銀行發行銀行券的有九家（這乃從中國貨幣的情勢上，省立各銀行地方分行都發行有地方名稱的紙券，總計，那個劇烈擾亂的局面更助長，這一混亂的發展。於是跟從擴張辦法三省官銀號就發行奉票十萬萬，吉黑官帖二百萬萬吊以上（民國二十一年統計），兩湖雲南與陝甘寧各發行了一萬萬元以上，山東河南河北少則一千幾百萬，多則幾千萬。此外，四川的低成色銀幣元，廣東的雙毫，以及各省的低色各種銅元，都以減低價格的成色來剝削人民。

外國銀行的鈔票也發行到中國各地，一九一八的日本正金和朝鮮銀行在滿洲發行了八九千萬日元，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在雲南發行了一萬萬法郎（民廿四年統計），匯豐銀行發行了二萬萬元以上。（以上數字見何幹之『中國經濟常識讀本』）

在這時期的末尾，即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統治階級曾進行了一些改良政策，在金融方面就是廢兩改元（在民國六年中國銀行資本家曾提出了廢兩改元。所謂『兩』就是指中國國內貿易幾及對外匯兌，曾以其上海各銀號所備之標準的、九兩八錢純度銀的『二七寶銀』為計算單位——見楊蔭溥『經濟新聞讀法』），民國二十二年見諸實行。這對於封建時代金融機構是一致命大打擊。另一方面，民族資本為了進行與鞏固革命勝利及維持它的金融寡頭化的消費，大量發行公債，而以銀行為公債買賣的（差不多是唯一的）銀行機關，銀行收受一批公債後發行一批紙幣供給政府財政的開支。銀行業在這種投機事業中，通過政府，加強了對人民的剝削，同時還是大量發行紙

商業資本等各種投機事業以發財。——就在這樣的基礎上，它們踏上了一九三〇年銀行業「繁榮」的最高峰：全國銀行數達一百餘家。也就在這樣的事實，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金融業團，不是生產事業的調劑資金的機關，而是投資，或控制的吸血機關和商業財政空隙中的寄生物罷了。它們就是在這個破壞和寄生過程中完成了自己金融勢力的各個系統：

中國國內銀行集團系統表

華北集團

北四行系	鹽業、大陸、中南、金城
道秀系	墾業、農業

江浙集團

南四行系	中國、交通、上海商業儲蓄、浙江興業、浙江實業
安徽系	中孚、中國實業
寧波系	四明、通商、墾業

華南集團

[illegible]	華僑、中國興業
[illegible]	四海通商、廣東、東亞、國民

業銀行

此外還有一切附屬銀行立於該銀行系統內行之間，在各系統之下，皆有很多分行支行及信託公司保險公司與實業團體，如建築公司，紡織業、飯店、儲蓄等等。（以上根據王承志「中國金融資本論」）

第三時期，是中國金融恐慌時期，這從「九一八」開始，「九一八」，特別是「一二八」戰爭，給中國金融界的不安是很嚴重的，淞滬協定以後，它慢慢恢復了常態，但已經受了很大的波折。

其次，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災，它這民國以來的重大災難及長期慘烈的農業恐慌，作了一個總結：農村經濟達[illegible]空前的破壞程度。

再其次，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到了一二八以後也已經日益侵入中國民族工業，各工業部門的開工率最高的紡織業也祇有百分之七十左開工，最低的生絲業，祇有百分之二十開工。（「中國經濟年報」第一輯）

當時南京政府的財政，因爲與革命勢力及「建設」公路，加上海關稅收減少，對外借債不易，因之負有繼續過去的公債政策，而令顯著「繁榮」便到了山窮水盡之地。

一九三四年，美帝國主義的白銀政策（即以白銀國有來提高銀價，並以通貨膨脹政策來實現對弱小國的商品傾銷），使得中國現銀大量外流。這給予中國金融恐慌的醞釀以最後的衝擊。

一九三四年，金融恐慌就在上述各種原因下爆發起來了。上海銀行錢莊停業倒閉，單就銀行說便有十六家。各地錢莊、銀號、典當倒閉者更多。

在這嚴重恐慌下，帝國主義者們爭奪中國貨幣權的鬥爭也更加激化了。英國派羅斯來華，給當時南京政府以貸款，進行了法幣改革——規定現銀國有，集中現銀，禁止流通，宣佈中央、中國、交通、中農等四行紙幣爲法幣，對內不兌現，對外則以借款及現金銀存放倫敦紐約購成外匯，作爲國際支付與穩定法幣匯率的基金。

形式上，這一改革的實現只限於當時中央派統治的地區之內。由於華北既實際是受着日本的控制，華北現銀禁止南運；其他各省如廣東，則宣佈本地省市銀行鈔票爲法幣，四川雲南更不用說了。後來，雖然隨着進攻紅軍的中央軍的西移，而擴大了法幣的流通，然而，直到抗戰爆發爲止，它並沒有能在全國範圍內實現。

第四時期，是抗戰時期。抗戰爆發以後，法幣制度乃逐漸推行到全國，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破壞（它在淪陷區吸收法幣，運往上海香港套取外匯），由於大官僚大資本家們的破壞（他們把大批法幣購買外匯，準備在亡國後到外國做「寓公」），更由於金融投機者的破壞，使得法幣外匯基金日益感到威脅，外匯比率日益下降，從十四便士半的法定價格下降到三便士多（一九三九年秋），政府終於宣佈了放棄維持這顯有利於大官僚大資本家發國難財、有利於敵人套換外匯的政策。然而，抗戰已經受到嚴重損失了。

法幣對外的購買力既然降低了，它對內的購買力自然也受到外匯的影響而下落了，再給法幣以更[illegible]的損害的，這是大官僚大銀行資本家之流

積居奇操縱物價，使得法幣價值空前跌落。這就行爲，時殺着破壞法幣，惡化民生，以便用以藉口向日寇投降的奸計。因此，在今天，鞏固法幣的鬥爭，正與日益嚴重有關抗敵前線的鬥爭。

這就是百年來中國金融幣制變化的概況。它告訴我們：第一，中國金融幣制的演變過程，從新式銀行出現起直到法幣改革爲止，一直是殖民地化的過程；第二，抗戰曾給了中國金融以開始新生命的可能，然而，由於金融巨頭的大官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買辦性與封建性，致使金融活動仍滯留在依賴外力，放高利貸與投機的範圍之內，那些與抗戰民生有關的各種必須投資的事業是引不起他們的興趣的。

第六節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濟發展的總趨勢

上面，我們按照不同經濟部門分別敍述了中國近百年來經濟的發展。它們的發展各有其特殊表現，但也具有着彼此間的一般的關聯，而相關聯常常表現在帝國主義對華關係的變化和國內革命鬥爭的發展上。從這裏，同時我們就得到了一個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總的概念。

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總趨勢，可以分出兩個大階段來看，第一，是從外國資本的侵入到九一八事變；第二，是從九一八事變到現在。

在前一個階段的幾個時期中，中國雖有着許多重大變化，可是還終算保持着半殖民地的狀況。在這階段當中，一切經濟部門的演變過程，都圍繞於幾個重大轉折點：（一）中日戰爭，（二）第一次歐戰，（三）歐戰後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

中日戰爭表示着外國資本的對華活動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轉換。從此以後，中國民族工業、農業、交通業、金融業才真正開始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從此以後，中國的對外貿易再不能只從商品輸入與輸出上去看，而必須也從外資在華的工業生產去看。中日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便具有了重大的影響。

第一次歐戰給予了民族工業以進一步發展的良機，農業也更多增加了資本主義化的成分，金融業有飛躍發展，而貿易入超的逆勢則較爲緩和了。至於鐵路主要是在東北有了發展，但民族工

業發展的勞迹以更大速度發展起來的卻是日本在華資本，這顯示了中國國民經濟和對外貿易的較好轉機和發展的不可能，預示了中國變爲日本殖民地的危險的前途。然而，也正是在這時候，產生和發展了抵抗這一危險的生動的革命力量——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

資本主義戰後的相對穩定，使得隔開的中國民族工業停滯了，貿易進一步逆轉，農業進一步崩潰，金融紊亂，而只是在寄生、投機、高利盤剝等時點下得到了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假使革命勢力不能迅猛地生長起來，殖民地的命運就很難避免了。正是由於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失敗，統治階級對革命新高漲的鎮壓，削弱和阻止了革命勢力的順利的發展，而另一方面勢所必至的，是整個國民經濟與財政更進一步的破產。終於，隨着世界經濟恐慌的到來而發生了日本帝國的新的征服侵略——九一八事變。

中國歷史便臨到了這樣的階段，兩條道路的鬥爭及其發展先決了這一過程：戰勝論——是民主共和國呢，還是完全淪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紅軍的領導下，正是力謀衝破這殖民地的命運的。蘇維埃十年工農民主革命的土地革命運動，它繼承着大革命的光榮傳統給中國人民以戰鬥的旗幟，以光輝的希望，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腹部，建立了新的政治與經濟生活，它成爲全中國走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一個基本推動力量。

另一方面，東北淪陷了，整個中國半殖民地的經濟已經向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邁開了第一步。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後，中國統治階級一貫地堅持着親日媚日和進攻革命的政策，因而造成了一九三四——五年的工商農業總崩潰的形勢。法幣改革後貨幣以至於英美帝國主義之手，而華北華中的日貨走私的猖獗，造成了敵人的方便的華北特殊化與「經濟提攜」，更加明顯地指示着，半殖民地的中國是向着殖民地的道路急轉着。

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至此乃以更迫切更尖銳的形式呈現於全國人民之前：是主人呢還是奴隸，是生還是死？全國人民覺醒了，他們締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爆發了偉大的全國統一抗日戰爭。

在抗戰中淪陷區出現了，未淪陷的地區在經濟性質上有兩種區分：大後方與各抗日民主地區。前者的經濟，在基本上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經濟；後者包括陝甘寧邊區與八路軍在敵後創造的各抗日民主地區，它們的經濟則爲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全國抗日人民正依賴它在全中國的實現而向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着決死的鬥爭。

讀書論壇

關於目前青年們的戀愛、結婚和生小孩子

伯達

記得郭譯「少年維特之煩惱」序文中有以下的詩句：「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年男女間的戀和愛，本來是人情之常，禁止這種事情，是極愚蠢不過的。我是贊成詩的男女間有戀也有愛的。我想，在任何條件下，要制止這種事情的發生，簡直是不可能的。在困難的革命條件下，這種事情也不能避免。或許可以說，當着困難的情況下，革命的青年男女鍛鍊意志，有時也有益處，就是互相鼓勵彼此前進的情形，同時，也就是對於困難可得有某方面的精神調劑。當然，我反對：把戀愛當成唯一的生活，爲着戀愛而損害自己歷史的工作。這樣就是很不好的。青年男女應該把戀愛服從於革命的生活，而不是把革命的生活服從於戀愛。

我贊成青年男女間有戀和有愛；可是，我又覺得：在各種困難的條件下，如果能夠暫時不結婚，還是暫時不結婚就好，因爲一結婚就難免要有小孩子，而在困難的一定條件下，如果有了小孩子，就不可免地在工作和學習上有些牽制，這點在我所看見的一些青年男女中，已看到過他們一種說不出的煩惱。我從來是不贊成男女間的早婚的。男子到三十歲左右結婚，女子到二十五歲左右結婚，這都不算過。我不懂生理學，可是，從男女的社會經歷來說，男子都到了適當的年齡才結婚，應該是比較適當的吧？在革命的困難條件下，青年們慢些結婚，把戀愛時間更拉長些，好處是更多的。戀愛而又不結婚，這或者是矛盾的，然而爲着革命的工作和學習，就讓它矛盾一致，也是可以的吧？

假使慢點結婚辦不到，那末，在今天條件下，必認爲要盡可能地避孕。我看見一些青年男女對這點都還不經心，可是一到了女人懷孕，孩子生出來，就大大煩惱起來，又說是妨礙學習，

父親是荒廢工作，而且了些女人因此就流起淚來，哀歎自己的前途。我想，她們的傾向是很好的，但是這樣難過是不必的。為着革命工作和學習，能暫時不結婚，就應該慢點結婚；假使怕生小孩子，結婚後就應該努力避孕，（當然，這大概是很少有絕對保險的，然而經常注意而不疏忽，總是有些效果的；）假使不注意避孕而有了小孩子，生出來之後就需要好好地，而且快樂地，撫養他，照顧他。難過，憂愁，這些對事情有什麼幫助呢？誠然，小孩子是要佔父母們的一定時間的，困難確實是有的，而且對於母親的革命工作和學習的牽制，實在是較大的。但是，做父母的人，假使能好好地分配自己的時間，就使有了小孩子，也還是有可能學習和工作的。事情是要打算，心地是要放寬。不能以為：有了小孩子，女人們就完全沒有從事革命工作和學習的可能和前途。我是不鼓勵青年男女們生育的，但是如果既然避免不了生育，那末，就只好想辦法了。人們如果不從壞處想，辦法總是會有的。在今天條件下，困難固然不可免，克服困難卻又「事在人為」呵。

青年們在精神上需要快樂。日寇的侵掠和舊社會的桎梏，會使中國青年們負荷着各種苦痛的重担，可是，青年們不應該憂愁，而且應該在革命鬥爭的任何條件下，充滿着愉快和希望，去迎接一切困難——從國家大事到私人生活一切可能的困難，並且一定要準備克服它。養小孩子——這困難比起革命路上一切的荊棘，又算得什麼呢？況且，在這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政府在物質上給了大家許多的幫助呢。況且，小孩子的天眞活潑，對於做父母的，本來也是一種很大的快樂和安慰呵。況且，我們共產主義者不正是爲着無數的小孩們的偉大幸福而奮鬥嗎？不用說明，到了將來那時候，節制生育倒是多餘的事，而母親們養小孩子也決用不着有什麼憂愁的。

（二月六日）

致非世界語同志們

又・㐱・

無論那一種事業要它成功，必須有一種終生獻身者忍受躓踣的氣概來的艱辛，抱定勝利信心猶如母親懷抱着嬰孩，不追外務各自以工作本身爲工作興趣，不生嫉妒相互以進步鼓勵進步，爲他人所成功而喜悅。這一定要有這樣一種基本的堅強意志的。

可是必須要有更多的支持者！

堅強的老水手駕駛的風旋有時要靠於路人的指正方向的指尖！

獻身者祇能在「我們的事業一定會勝利的」這一確信上感到驕傲，非偏個人是替全家而驕傲，而從艱辛中感受着強烈的認學和喜悅，喜悅的走向成功去的經一時期呢？那是無一時刻都應該紀念一切支持者，紀念路人的。

讓我們感激的心情是一片潮，一切非世界語同志們有利和無害於世界語的發展的動作和愛護，都是我們的擁護面。

× × ×

有人問你「世界語好不好。」你說好極了，我們感動的。

有人問你『世界語好不好？』你說還好吧，我們感動的。

有人問你世界語好不好，你說『不知道』，我們仍然敬愛你的，雖然你的看法很冷淡；說世的門外漢，萬倍勝過狹隘的家人，拔一年而利世界語我不錯

「賢文」三抄

奢之遠願，與之平理。欲登高，必自卑；若行遠，必自邇。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使人不如自走，求人不如求己。路有讒，壁有耳。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成事莫說，覆水難收。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一家養女百家求，一馬不行百馬憂。深山畢竟藏猛虎，大海終須納細流。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可休。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恩愛反爲仇。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鉤。休別有魚處，莫戀淺灘頭。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得寵思辱

但，也許你想將世界歸之利而和我一身吧。

有人問你世界難好不好，你說「不好」，不對麼？雖說你的看法很疏忽，我們仍然歡喜你的；是我們自己卻與工作好像踏能邁開足步那樣不討巧，阻擋了你看見踏足步在沙漠中的辛勞。不能不賞識實者麼？那也祗踏踏在自己的足跟上說說「不好」為不好；對你的全人格卻甚使然敵愛者，因為你是另一事業的獻身者，否則你冷淡或疏忽我們的事業了。

× × ×

我們的事業也不過是催使全人類向大同道一邊發展的具體內容之一；縱然祗是偶然發現自己在世界燎原的景象中的努力，也有補於其它一切具體內容要充實。

是沒有一個單獨形體的波浪的。

獻身在另一事業中你在充實着另一具體內容，你的心血也向着顯目顯流的，你的心血的浪花也就飛濺到我們的事業上來了。

而你的事業也便充實些也有時於更充實我們的事業。

火與火相遇是一起燃，風與風相遇是一起吹，水與水相遇是一起流，獻身者與獻身者相遇是一起走；雖則有不同的火，風也有不同，有不同的水，事業也有不同的。

懷着不靈巧者的辛勞，你要隨處都說好懶了，當再有人問你世界話好不好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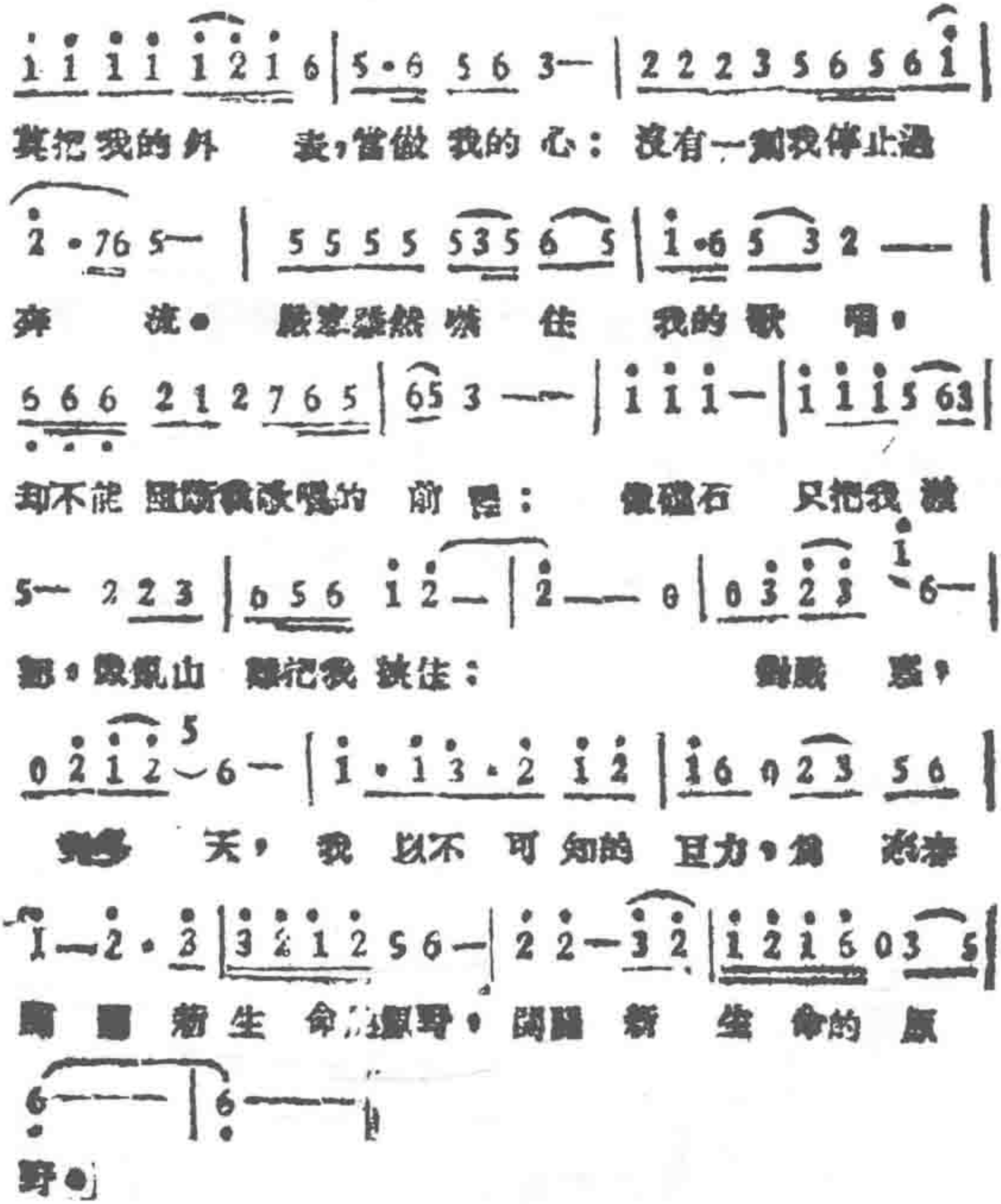
同志啊，你支持者！我們懷念你，雖說你在哪裏我們是不知道的，即使永遠是不知道的。

安居慮危，但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許人一物，千金不移。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幾時有日思無日，莫把無時作有時。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容顏便得知。官清司吏瘦，神靈廟祝肥。好言難得，惡語易施。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道吾好者是吾賊，道吾惡者是吾師。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事添一斗，莫添一口。昔日螳螂去捕蟬，豈知黃雀在後邊。將相頂頭堪走馬，公侯肚裏好撐船。富人思來年，窮人思眼前。世上若要人情好，賒了物去莫取錢。擊石原有火，不擊乃無煙。凡事要好，須問三老。

（下接三十八頁）

C 4/4 **凍結的河**

晨海作曲
伊拾作歌



科學和科學家的故事（續完）

喬本

意大利：科學對迷信的勝利

當亞里斯多德第二次和歐洲人見面的時候，他的作用已經變了。在與羅馬不相衝突的地方他被添了新的補充，他卻不能改變聖經所已說過的東西。亞里斯多德確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這一點大家舉手贊成，但是說地球是圓的，因爲月蝕時的陰影是圓的，又因爲人向南走看見南邊的星上升，向北走就看見北邊的星上升，這種簡單明顯的說明卻和大營學以所說的遠來帆船先見桅頂的聲調同樣受了冷落。這時歐洲人的世界還小得很，一〇九六年到一二七〇年間對土耳其人的七次十字軍戰爭，尤其是緊接着的一次一二七一年意大利人馬哥．孛羅所開始的冒險旅行，才稍稍打開了他們對於東方的眼界，經濟的大西洋邊西，他們這些信徒只能跌落到地窖裡去了。不過亞里斯多德的權威已經動搖，人們知道，實就是十三世紀歐洲唯一的科學崇拜者，倍根。這個英國牧芳濟會修道士比之三百多年後他的同國人野士芳濟．倍根在科學史上的名望雖然小些，對於實驗科學的貢獻卻要大些。他曾預言飛機、潛艇、抽水機、火藥等的原理，但是這些只使他過了長期的幽禁生活。他關於地球的學說被當作異端而壓迫下去了，直到另一個意大利人科倫布在他死，兩個世紀以後才發現了而且證實了它。於是舊的觀念崩潰了，自然界逐漸以新的面目在上帝的兒女們面前顯現了。

意大利現在總算是替羅馬爭了面子。意大利的工商業的發展間接造成了文藝復興，馬上又造成了科學復興，或者更正確些說是近代科學的新興。但是意大利的面子上是光彩的，這就是它的科學又是它的光彩。但不是因爲科學，孛羅的遊記是在牢獄中寫的，科倫布的航行是從西班牙開的，因爲意大利有價值的科學家的命運比他們的前輩更

答。

在這些科學家中我們首先要說到的自然是哥白尼，一個曾留學於意大利的普魯士或波蘭的牧師。他是近代天文學的始祖，他的「天體的運行」一書推翻了亞里斯多德關於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學說，明白地宣布了太陽系的構造。因爲怕受到教會的迫害，這本書遲至他的晚年才付印，等到印成時，他已經躺在病床上，只能用手指撫摸一下了。但哥白尼自己雖然把危險避過了，他的信仰者卻不能夠逃過懲罰。一六〇〇年，意大利熱衷宣傳的信徒布魯諾因爲宣傳哥白尼的理論，在長期的流亡和多年的監禁以後被羅馬教會執行了火刑。這時意大利第一個大科學家伽利略正是帕都阿大學的著名教授。早在他十八歲的時候，他就因注意比薩教堂裏懸掛的燈搖擺而得到了擺動之週期，無關於擺之振幅而比例於擺長之方根的定律。在他二十五歲的時候，他又在同城的斜塔上做了一磅和一百磅的鐵球同時落地的試驗，因此推翻了亞里斯多德「物重的落得較快」的學說；跟着天文學的發現又輪到他的頭上來了。使他研究了哥白尼的書，並且因爲第一個替人用的觀測工具的發明者發明了望遠鏡，從而發現了月亮上的山谷，木星和土星的衛星和金星的盈缺，以及太陽的黑點和自轉。他們怎樣反對他呢？第一，這些事實亞里斯多德從沒有說過，因此就不存在。第二，他的發現既非肉眼所能見，對於地球也沒有影響，沒有影響就沒有用處，因此也就不存在。第三，他的望遠鏡裏是有邪氣的，因此是靠不得的。最後，加利略本人就是有邪氣的，因此……因此一六一六年他被迫宣誓不讀哥白尼的「反動」理論，一六三三年他因爲他的背誓違了一本「反動」著作在三個多月的嚴厲審判以後被迫伏罪，從此這個七十歲的老人就過着被監視的生活，直到八年後死了還不許葬在故鄉，也不許樹立墓碑。

據宗教對科學要求天和地的再認識，也要求人的再認識。人類雖是上帝用土塑成的麼？那個羅馬的希臘人蓋倫和阿剌伯人阿味森那對人體的構造說對了說完了麼？可是要解答這些問題並不比尋求太陽系的構造更容易更安全。十五世

覺意大利的大學研究鐘擺。文藝復興讓許多人體解剖的暗盤，結果這總總了兩百年才被發現了；接着在中歐和西歐，巴拉塞爾蘇斯當衆燒了加林和阿維森那的著作，結果在一五四一年被認錯毀了，塞爾維都斯發現了血液向肺和心的運動，結果在一五五三年被宗教的領袖加爾文活活的燒死了。再後的意大利人薩爾皮和意大利的法布里修學生哈維的發現比他們稍後些。維薩留斯的「人體的構造」給近代解剖學奠定了基礎，但是他所受的攻擊卻使他燒毀了自己的原稿。在這本書出版以後的七十五年，哈維才出版了他的「動物之心與血的運動」，雖然它的作者當時並而是英王的御醫，可是他的血液循環說依然在人體上造成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就應得榮譽圈：他的醫生的業務從此衰落下來了，人們都拒絕請他，連嘲諷哥白尼的那位偉大的大法官培根在內。

牛頓時代

現在我們的時鐘　快取已經臨到　十七世紀來，伽利略死於一六四二年，同年的聖誕節一個英國的青年寡婦生下了一個三磅重的嬰孩子，這個氣息奄奄的孩子後來居然活了八十五歲，他就是今天大家所知道的牛頓。關於牛頓青年時代的好學有過不少傳說，譬如說他十幾歲時坐在暴風中拚命跳躍以計算風的力量，二十幾歲時就將三棱鏡分析日光和看見蘋果落地而認到萬有引力，以及怎樣把錶當作雞蛋放在鍋裏煮，騎馬上山到山頂後只剩了一個馬韁等等；無論如何，他的成功是很早的。有人說在二十三歲上他就已大體完成了他一生的科學事業，因為那時他對於力學、光學和微分學的發明都已經出世，只是萬有引力定律因為以前他所根據的地球大小不確，才在三十幾上證明了，到四十五歲時他還寫完了一部震驚的著作吧了。此後呢？此後不久，他便先後擔任了造幣廠長和皇家學會會長，兩種學問方面，他便擺頭於他所迷信的……神學！

牛頓自然是一個偉大的天才。但是這個天才的成就也不是偶然的。他的天個力學得於刻卜勒的太陽系三定律，他的運動三定律的基礎得於伽利略與他的研究，至於微積學，從阿基米立德來以

學還沒有得了長足的進步。就是精確的實驗格利略和伐拉爾從後發明了三次和四次方程式的解法，法國的韋達使用了用符號和以字母代替已知數未知數的方法，此時的納普爾文和英國的瓦利斯發明了小數和小數點，英國的希拔爾和布立希斯發明了對數，法國的笛卡爾發明了解析幾何，費馬發明了極大極小和機會的求法。這一切都幫助開闢了牛頓和牛頓以後的近代數學的道路。和牛頓差不多同時，荷蘭的物理學家惠更斯也發展了天文學光學和力學，德國的哲學家來布尼茲也發明了微積分，這是怎樣地偉大影響的好見證。

所以牛頓時代的科學已經顯出了牛頓自己所發現的。早在十六世紀，他的同國人吉爾伯已經研究了電磁，而他所參與的皇家學會的會員波義耳除了發展了加里略以來的氣體研究以外，又對了使近代化學脫離鍊金術的煉金一本著作「懷疑派的化學家」，會員虎克和雷汶胡克（他和燕根斯一樣是皇家學會的通信會員）則分別用顯微鏡發現了生物的細胞以及微生物、原蟲和精蟲。但是這些門科學的真正發展，卻畢竟是在牛頓以後，化學也在十八世紀以後。十八世紀雖然生物學上出了瑞典的林內，在化學上出了法國的拉瓦錫，（說到數學，分析本上還是十九世紀的事了，）但是科學對於它和它對於科學的最大的影響還要算是他它的六十年代開始的產業革命。產業革命在各方面加速了科學的進步：它不但根本打破了古來科學只以天文學和數學為主體的限制，擴大了理論上和應用上的科學的領域，而且擴大了地理上的：瓦特、卡特來特、高蘭等們的發明很快就因為發大生產把科學的數據在科會和、麥哲倫、科學賞們的足跡上滿載起來了。

科學的新發展

十八世紀往後，科學家的名子愈多了，但是我們這裏所說的科學家的故事卻愈少了。我們說說好吧，讓他們的什麼事發呢，書店要從出身的法拉第啊，近代醫學的恩人巴斯德啊，伊利利夫人怎樣發現了鐳，或者萊特兄弟怎樣發造了最初的飛機，不，不行了，　簡單地用千把字來敘述這些決不足使你對於科學發展的全般知

觀更健全些。我們現在只能把這些科學在幾個最主要的幾個問題上所經歷的發展，在這裏略提一下，希望你們若會因此而增加了進一步去探究它們的興味。

首先是關於宇宙的問題。一七五五年，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康德發表了他的「大自然與天體的通論」。第一次提出了天體的歷史問題，在半個世紀以後法國的數學家拉普拉斯出版了五卷「天體力學」，和康德同樣地解釋了太陽系起源於星雲的假說。這個假說雖然也曾受到甚麼異議，但它漸漸的現出到從此深入了人心。十九世紀的地質學從地球歷史的研究也獲到了相同的結果。由於天文學的進步，宇宙的範圍是較前擴大了，但就在這無窮的宇宙本身，銀河系和星雲系也在運動變化之中。由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出世以後，宇宙更被一般學者看成是四度的，這就是說，空間和時間統一而不可分割，不能離開的物質空間是不可想像的了。

其次是關於物質和運動的問題。十九世紀末葉的發展第一步達到了道爾頓的原子論，第二步又達到了門得列夫的週期律，而在第三步上，電子論的確立，放射原素的發現和原子構造的研究，更使物質轉變化有了新的含義，於是化學變化和物理變化的界限也動搖了。至於物理變化方面，十九世紀中葉已經證明了熱與機械運動的相互轉變，十九世紀末葉又證明了光與電磁的同一性，到了一九〇〇年，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發表了他的量子論的主張（這起先是應用於熱學，後來又應用於光學），於是不但能力的連續性的舊觀念和以之爲基礎的舊因果律發生了動搖，而且物質和能力兩者之間的界限也動搖起來了。

最後是關於生命的問題。十九世紀的生物學有兩個最大的貢獻，一是施來登和士旺關於植物和動物的細胞生活的研究，一是拉馬克、達爾文、門得爾、特．弗里斯等關於生物的進化、淘汰、遺傳、變異的研究。生物進化論打破了林內的靜止的系統，恰如以前的星雲說和以後的原子崩壞說對於天文學和化學所生的影響一樣。但是從無生命到有生命的轉變，到至今還是一個謎。生命的研究還未開始。二十世紀的重要貢獻是在

心理學方面，而心理學[illegible]的性質現在也還不够做出什麼完[illegible]的結論來。

由上面的簡略[illegible]的介紹，無論如何，你總可以看到今天科學[illegible]所達到的境界[illegible]是[illegible]很遠了。不過今天科學的[illegible]至少有一方面是[illegible]所[illegible]究的了佛的，這就是[illegible]科[illegible]以便究竟[illegible]了什麼。[illegible]我們能[illegible]已經看到，緊要的一個自然是受了損失，可[illegible]沒有估計便宜。科學[illegible]少[illegible]結合[illegible]，而他們總是在自身的利益以[illegible]對於[illegible]的[illegible]還不[illegible]心的，想說[illegible]利[illegible]不能[illegible]這發達，而[illegible]擁護的原故。[illegible]主義[illegible]有新的東西，資本主義[illegible]的，無論它在初期[illegible]合作[illegible]而且使科學的發展速到空前[illegible]大規模，它和科學[illegible]不能不發生矛盾。這個矛盾在它的[illegible]加尖銳了，因為[illegible]於[illegible]四十[illegible]是[illegible]得[illegible]，它不[illegible]止着[illegible]的，[illegible]自由，而[illegible]，還在宣傳

瀰漫[illegible]，[illegible]唯心論。[illegible]。[illegible]科學的前途[illegible]下[illegible]的，[illegible]一個也不能够例外：科學[illegible]於[illegible]結合的[illegible]大道。[illegible]一的[illegible]了。在[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可以不再發生了，[illegible]可以不[illegible]和諧的生活了，[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了，歸[illegible]的公[illegible]，[illegible]科學[illegible]成為科學[illegible]的前途，[illegible]以不再把[illegible]限於一隅，用[illegible]的[illegible]了。

[illegible]在你，每一個新中國的[illegible]的。

把[illegible]見而時，[illegible]一國[illegible]的心情，他[illegible]，而[illegible]所[illegible]本[illegible]太多了。除了要求研究科學的[illegible]的[illegible]上期所已[illegible]分[illegible]明一下。

沈[illegible]所[illegible]日蝕，[illegible]的科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十八日，本文[illegible]的少[illegible]科學大綱（胡

伯（發譯）的，不知是否有一個錯了，還是因依據的方法不同所致（？）。月亮自己不能發光，有人說是畢達果拉斯發現的。他在埃及的故事幾種說法也不很一樣。

阿基米得的情形也差不多。甚至他辨別金冠眞僞究竟是從它排出的水量或它在水中所失的重量（這樣與阿基米得原理才有關係）也不很清楚。

祖沖之所算得的圓周率與阿米得的相近而準確些：疏率是七分之二十二，密率是一一三分之三五五即三．一四一五九。

阿剌伯的一個醫學家阿維洛也茲應改爲兩個醫學家阿味散那和阿味洛也茲，在兩行以後並應加上「阿味散那根據加林的書寫了一部醫學的著名教本，」。

這篇文章裏所用的譯音很亂。這使作者深切地覺得，與其用漢字譯音，實在還不如就用拉丁字母好。（作者）

（上接三十頁）若爭小可，便失大道。因風吹火，用力不多。無求到處人情好，不飲從他酒價高。入山不怕傷人虎，只怕人情兩面刀。强中更有强中手，惡人須用惡人磨。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你急他未急，人閑心不閑。見者易，學者難。莫將容易得，便作等閑看。用心計較般般易，退步思量事事難。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河狹水急，人急氣生。路不行不到，事不爲不成，人不勸不善，鐘不打不鳴。點塔七層，不如暗處一燈。牡丹花大空入目，棗花雖微結實成。欺老莫欺少，欺人莫欺心。人老心未老，人窮志未窮。樹因深葉方成蔭，魚從奔波始化龍。淫逸出於富足，盜賊出於貧窮。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貪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糧。平生只會量人短，何不回頭把自量。見善者如不及，見惡者如探湯。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一人傳虛，百人傳實。良田萬頃，日食三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一毫之惡，勸人莫作，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人各有心，心各有見，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利刀割體傷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閑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腳。根深不怕風吹動，樹正何愁月影斜。（完）

胆小的青蛙（童話）

嚴文井

你們看見過青蛙嗎？看見過？是不是他總歡喜「刮刮刮刮」的叫，吵得人要命？是吧？嗨！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從前他被癩蝦蟆作弄過一次，吃過好大一次虧。不過，要是青蛙膽子大一點，也不會吃這個虧。他膽子實在是太小了；膽子大的人是不怕人作弄的。

爲什麼癩蝦蟆要作弄青蛙呢？就是因爲癩蝦蟆自己也喜歡「鍋鍋鍋鍋」的叫；青蛙一叫，就要把他的叫聲顯得小一點，使得大家不專來注意他。癩蝦蟆以爲自己那叫聲是一種很好聽的歌聲，所以他不歡喜有別的聲音打擾他，所以他不喜歡青蛙「刮刮刮刮」的叫。青蛙一叫，癩蝦蟆就駡：

「誅窮死啦！吵死人！」

雖然這樣，青蛙還是喜歡叫。後來癩蝦蟆就想出了一個辦法嚇青蛙，使他不敢叫。我記得是這樣的。

有一次，青蛙坐在河邊一塊紅沙石上「刮刮刮刮」的叫起來的時候，癩蝦蟆就走過來對他說：

「趕快不要叫，我聽見有人來了。」

我不是說過嗎，青蛙的膽子是很小的；他又從來沒有看見過人，不知道人來了會對他怎樣，馬上就不敢叫了。他輕輕的向癩蝦蟆說：

「人是什麼？我只聽說他是一個又高又大的壞東西。他來了會對我們怎樣呢？」

癩蝦蟆看他害怕，就故意嚇他說：

「人的脾氣很壞，性子很兇狠，她們歡喜打架；自己打自己。他們要一看見我們，喝！那就不得了！——破。他已經來了，我們趕快躲起來

吧！」

青蛙聽得像根本沒有[illegible]來，他沒有什麼辦法。跟小的青蛙們跳到[illegible]一塊，跳下石頭，沉在石頭底下去了。癩蛤蟆站在石頭上不動。他覺得很好玩，有點想笑。

過一會，癩蛤蟆說：

「好了，人走了。以後你再也不要叫了。你一叫，人就會來的。」

青蛙還不敢出來，只小聲的問：

「真的，人走了嗎？你要沒有告訴我，人一看見我們，他會怎樣樣呢？」

癩蛤蟆接着說：

「他們會把我們捉去。」

「以後呢？」

「以後，他就把我們的大腿綁起，把我們倒着吊起……。」

青蛙聽得一呆：

「真呀！」

癩蛤蟆要他害怕，就更加嚇他說：

「吊起來還不說，還要用一隻又粗又大的樹枝打你的腦子，一五一十，拼命的打；一直打得你的兩支眼子都瞪出來，他還不停；你就是哭得喉嚨破了，他都還不停。」

青蛙怕極了，更不敢從石頭下鑽出來了，說：

「有這樣可怕的事情？怎麼辦呢？」

「世界上可怕的事情多得很。你最好不要『刮刮刮』的叫，找一個好地方躲起來。」

癩蛤蟆說到這裏，覺到很得意，就「鍋鍋鍋鍋」的叫了幾聲。

青蛙看他不害怕，就問：

「爲什麼你不害怕呢？」

癩蛤蟆大聲說：

「我不怕，因爲他不敢來捉我。我的樣子長得很兇，看見我的樣子，他就知道我很厲害。而且我身上有一種特別的臭味，他一聞見就一定[illegible]。」

青蛙歎口氣說：

「可惜我沒有[illegible]你那樣子，[illegible]

味。」

我們看見過癩蛤蟆麼？他那背上是不是滿了疙瘩，而且是黃黃的？他身上是不是有一種特別的臭味？青蛙那綠綠的顏色是不是比他好看得多？他說的都是謊的。

癩蛤蟆聽得青蛙不敢叫了，他就帶回家，一個人「鍋鍋鍋」的叫去了。讓我們就不管了。以後我們專講這小的青蛙的故事。

當然囉，青蛙害怕得很。從前他沒有聽說過人是怎樣兒，還不大想到這些可怕的事。現在聽癩蛤蟆說過以後，他就不停的想起那可怕的人來。後來他還想到了許多別的可怕的事情，多得連我都關不清楚那是一些什麼事情，我只知道他是害怕得連蚊子都不想吃了。

青蛙想起了癩蛤蟆的話，就想去找一個好地方躲躲。

他覺得躲在河水當中最好。可是他有肺，要呼吸，不能像魚一樣老待在水裏。所以他不能老故就跳到水裏去。

他看看上面的紅沙石頭，

「不好，這塊石頭太大了，人是個壞東西，說不定他一會兒下這石頭就會搬出我來在下面的。」

他就想溜綠在草堆裏去。人是不大會帶他跟在那裏面的，因為他溜去不時常待在草堆裏。他正想跳到草堆裏去，馬上他又想：

「人總是在那草堆上走來走去，他一下踏着了我，更危險。」

東想西想，覺得都不好。後來，他記起了河邊有一個小沙洞，他想，沙洞很小，人不會找到的。他馬上就從石頭上跳出來，跳到那個小沙洞裏去了。沙洞裏看不見光。他覺得看不見什麼東西，也就沒有什麼別的東西看得見他。放心了一點。

過了一會，他又想：

「不好，人是個很壞的東西，萬一他知道我躲在洞裏，對洞門來捉我，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我捉住了。洞裏一點也不安全。」

想着，他就發起抖來。他覺得還是躲在水裏好，因為可以當人不能下水。（這個他當然想錯了。）人們就有怎樣想到自己去放一條魚。可惜他

怎麼樣也不能變成一條魚了，這樣想又有什麼用呢！

後來，他就從小沙洞裏鑽出來了。他正在找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時，忽然看見河當中飄來了一樣東西。他叫了起來：

「好了？好了，我可以不被人捉住了！」

原來那是一隻破鼓。青蛙把它認成了一塊木頭。他以爲跳到那上面，人就沒有辦法捉他了。

他很高興，馬上就跳下水；蹬了幾下後腿，他就游到鼓旁了。他跳到鼓上，看見鼓上面有一個破洞可以鑽到裏面去，他真加歡喜。「支」的一下他就鑽到鼓裏面去了。他想：

「這可好了！人再也不能捉到我了。」

他大大的吐了一口氣，就在鼓裏面睡着了。

鼓在水面上飄，一下起，一下落，就像搖籃在搖一樣。青蛙在裏面睡得很舒服。後來，不知不覺的鼓就飄到了一個沙灘上，停住了。睡在鼓裏面的青蛙還不曉得。要是他曉得了，他早就嚇得要跳出來了。爲什麼呢？因爲沙灘上有一群小孩在玩耍。小孩們看見這隻破鼓，就一起跑過來了，他們把鼓拿起來。

青蛙一醒過來，覺得自己老在滾來滾去；又聽見小孩們說話的聲音，他心裏有點莫明其妙；又害怕，又不敢出聲。

小孩們拿着鼓，也不知道裏面藏着一隻青蛙。他們覺得鼓很好玩，只可惜破了一點。他們商量了一下，便把鼓拿到皮匠那裏交給他補去；修補好了之後，他們就可以拿它來演戲玩兒了。

於是鼓就被交到了皮匠那裏。

青蛙不敢出聲；皮匠也不知道裏面藏了一隻青蛙，他拿一張薄薄的牛皮蓋在鼓的破洞上。然後一針一針細心的把它補起來。

這一下就糟了！青蛙就總在裏面不得出來了。他又急，又沒有辦法。他不敢叫，因爲他怕一叫，給人聽見了，把他抓出來，綁上兩腿，倒着吊起來，多難受，而且還要用一支又粗又大的樹枝打他的兩腿哩。

皮匠把鼓補好了之後，他想試一試鼓到底響不響，就拿一支棒子在鼓上敲一下。

東！這一下可把青蛙嚇壞了。他耳邊從來

沒有聽見過這樣大的聲音，這聲音就像打雷一樣。他不由得就叫了起來：

「哎呀！刮刮刮刮！哎呀！刮刮刮刮！」

鼓裏面發出了這樣一種聲音，把皮匠也嚇了一跳，慌忙把鼓往窗外一拋，就大聲叫：

「不得了，不得了！怪事情，怪事情！」

鼓落到街上，這一下把青蛙嚇了一下好的。隨後鼓就在街面上骨碌碌的滾起來了。青蛙在鼓裏面也跟着滾。他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裏面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他想喲，又沒有地方跑。他以爲人馬上會把鼓打開把他捉出來，他就大聲的哭起來：

「刮刮刮刮！救命啦！刮刮刮刮」

他拚命的想找一個小洞鑽出去。在鼓裏實在是把他悶壞了，他實在是悶氣極了。他想咬一個小洞，可惜他力氣太小了，他又沒有强有力的牙齒。他一面滾就一面哭叫。

狗看見了這樣一隻發着怪聲的鼓在滾，就跟在後面大聲的咬起來。狗的聲音多可怕呀！膽小的青蛙嚇得更加沒有命了。青蛙「刮刮刮刮」的叫一聲，狗就「歐歐歐歐」的咬一陣。這聲音多大呀！

眞可怕！青蛙幾乎嚇暈了。不信你們把一個人放在鼓裏搬到一個樓上去試試看。像一個人上了樓，把門關起來，也不許點燈。然後天上突然打起雷來，而且樓上突然聽見一隻狗大聲的咬，看可怕不可怕？青蛙關在鼓裏就是這種情形，

那隻鼓一直滾出了街口，滾下了一個坡子，向着市外的河邊滾去了。骨碌碌，骨碌碌……通！鼓撞在河邊一塊大石頭上了。

這一下好了！鼓破了。青蛙趕忙從裏面跳出來，跳到水裏去了。這時他才不叫不哭了。他在水裏想：

「哎呀！好危險呀！」後來他怎麼樣了呢？後來，嘿！他的膽子反而變大了一些，雖然他看見人來了還是要往水裏跳，可是他再也不無故的去找一個什麼地方躲。世界上固然有一些可怕的事，但藏躲也不是辦法呀！而且，什麼地方躲着好呢？比方，他躲在鼓裏，偏偏就吃了這末大一次虧，那誰會想得到？

以後，青蛙只很勤快的練習游水了。要是人來了，他只要能在水裏多游一會，人就沒有辦法捉他了。他會游水，他就用不着不開口了。他開了口又怕什麼呢？所以現在青蛙還是敢一天到晚「刮刮刮刮」的叫，可是我們有人覺得他吵得要命，也沒有辦法。

你們總不要怪！也有人覺得他不大吵去，而且還歡喜聽他叫的！嘿！我們也有幾個的，對不對？

問題與答覆

關於特殊的一國家資本主義一

王恩華

最近關於陝甘寧邊區的公營企業可否說是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問題，曾引起了不少的爭論。「中國青年社」要我做一個解答，下面就是我個人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簡單地寫出來，以供同志們的參考。

羅邁同志在其「陝甘寧邊區的政治是否是新民主主義的」一文（見中國青年二卷十二期）中，這樣說道：

「邊區政府在扶助與經營邊區工業的建設方面，已陸續開辦了一些小規模的工廠，如棉織、毛織、農具、造紙、肥皂等工

讀「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許立群

人們對於「一個平常的而且不像樣的人物」竟能扮演一個英雄的角色的故事，將來一定不會感到[illegible]的，[illegible]這[illegible]不[illegible]而是現實歷史的[illegible]了，[illegible]有著[illegible]的文學構造？更何況[illegible]的人，對於這[illegible]的歷史之如此真[illegible]的理解，在事件[illegible]生時對於事件如此明晰的洞察，真是天下無雙的」（摩林斯的引言）？馬克思是這樣的說故事的人。他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就是這樣的故事。

拿破崙第三是「一個平凡的而且不像樣的人物」，不[illegible]我們[illegible]他的[illegible]自己[illegible]樣[illegible]說，還並不[illegible]：伯父，拿破崙第一；[illegible]，[illegible]士八；著了一本「拿破崙的思想」；[illegible]繼承那「命中注定」了他去繼承的伯父的事業：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勝利後，當過英國的特別警察，失去過光榮的法蘭西的公民資格，然而他卻當選（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大總統。

正如[illegible]他的[illegible]，他們的大[illegible]組織「他」特有的大作」——「十二月十日會」（十二月十日是他當選的日子）。它們之間的相似，不只在形式上而且在內容上，「在這個團體裏，

廠•這些工廠，可以說是特殊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

我以爲這是可以的。爲什麼呢？

因爲陝甘寧邊區的政權，是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而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而還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正是由於這個政權的特殊性，所以，這個政權之下的公營企業既不同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國營企業，也不同於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營企業，而是新民主主義的國營企業。在蘇聯 社會主義國家的 國營企業中，直接生產者是工人，生產手段所有者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也就是工人階級本身，因此，這裏沒有也不能有剝削的 ，所以，政治經濟學上的剩餘價值這個範

爲了生活方法不明和來歷不明的破落的放蕩者與資產階級世襲破的冒險份子之外，還有流氓、革職軍人、出獄犯人、逃脫的流放者、騙子、走江湖者、無賴、扒手、耍把戲者、賭徒、龜奴、……』等等。他是頭子，他從這些人身上看到『自己所能無條件地依靠的唯一的階級』。

他要作拿破崙第一的再版，『在他遊說斯特拉斯堡時，一個訓練了的瑞士兵就扮演了拿破崙的鷹。在他侵入布倫時，他帶著干英國的僕從，穿上法國軍衣。他們扮演了軍隊。他集合了一萬個流浪人，……要他們扮演人民。』他這樣的扮演者，直到他自己竟以爲是眞的拿破崙時，他從佔法國人口最多數的小農身上，得到了他們對這復活了的皇帝的擁護，我們這位好角便『把他的滑稽劇當做世界史』了，他當選了總統，後來他又做了皇帝。

騙子的頭等角色！但三千六百萬人的民族的被他弄昏，只歸結於資俄的『晴天霹靂』，或者歸結於個人發動力被排除了的『客觀』歷史發展的結果，都不會對問題的了解有幫助。給馬克思以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的鑰匙的，是唯物史觀的規律，他在這裏顯示了而且教導了確切到近於神奇，精巧到近於驚人的運用這一規律的巧技和方法，

二月革命是路易．斐立普金融貴族統治的覆滅，代之而起的共和國被工人稱做「社會的共和國」。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

聯，根本不能適用於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中，可是在陝甘寧邊區的公營企業中，在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營企業中，情形便不相同了。在這裏工人是直接的生產者，然而不是生產手段的唯一的所有者，因為各種革命的階級（連資產階級也在內）都是生產手段所有者。生產的結果也不為工人階級所獨有，而為各種革命階級所共有。因此，這裏的生產關係便不能不具有或多或少的資本主義關係，也就是不能不具有或多或少的剝削關係。自然，這裏的剝削，因為是在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之下，在程度上，在量上不是沒有限制的，因此，這裏的生產關係又與歐美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之下的生產關係不同。所以，陝甘寧邊區的公營企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營企業，可以說是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

引言裏說得好，『到底什麼叫做社會的共和國，那誰也不知道，就是工人們自己也不知道。』但雖然是空話，卻也是預言。

斐立普被推翻後，短時間內進行着各階級友愛的把戲，這是戲劇的第一幕。

第二共和國舞台上演出的，除了無產階級以外，還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山岳黨』；資產階級共和派；保皇派的『秩序黨』，保皇派內部又存在着對立的兩派：代表資產階級化的地主的『正統派』和代表金融貴族的奧爾良派（路易·斐立普派）；最後還有大總統路易·波拿巴。

二月革命的果實是無產階級鮮血換來的，無產階級手中便有了武器，一八四八年的歐洲，『共產黨宣言』中的怪物的魔影不已在徘徊着了麼？工人武裝的解除，成了資產階級在穩定後的『第一件事』。所有的有產階級結成了聯合戰線，向無產階級進攻，社會的共和國便沉溺在巴黎無產階級的血泊裏，資產階級勝利了，但六月暴動『會使得整個歐洲都在六月地震之前發慄着。』

接着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獨裁，它的使命是制定憲章和建立共和國，歷史似乎在賣弄他的諷刺的天才說：天下烏鴉一樣黑。今天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土內資產階級的制憲的把戲，在允許人民以好聽的『自由』以後，又加上『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

，這原來不過是九十年前法國的資產階級制定的老把戲的新花樣。人身的自由，出版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都被宣佈爲法國公民的「絕對的權利」，可是在這些權利下面都附以這樣一個注腳，即，這些權利只當其不受『別人底同一權利與公共安全』所限制的時候，不受「法律」所限制的時候，才是無限制的。』憲法要受其它根本法的限制！馬克思在裏說了這樣意味深長的話：『後來，這種根本法爲秩序之友所製出了，他們把所有的自由作了如此的調整，使得資產階級之享受自由，不會受到其它階級的同一權利之任何障礙。』

共和國既已組成，大資產階級的秩序黨和犬儒派結合起來，蠻橫地把共和派一腳踢開，逐出了國民議會，立憲會議閉合，產業資階級的退出舞台並不比無產階級遲了好久。這是第二幕戲的結束。

和一七八九年革命不斷上漲的情形剛剛相反，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卻自始至終不斷地向後退。山岳黨是在七百五十人的議會中佔了二百多人的大反對派，他們說大話雖很擅長，實際地保衛共和國卻不是他們能做到的。關於這批民主派的『燦爛的描寫』（列寧語）是令人不能不發笑的。（雖然這樣燦爛的描寫，在全書中是屢見不鮮，或者竟可說是隨處可見，這裏抄下的一段，只不過供做參考的一斑。）馬克思指出，『他們只是企圖嚇退敵人罷

『寶文』的意義

何在

記者：

記者從『寶文』中摘抄了一節發表作本刊的補白，有一位讀者寫信質詢？這有什麼必要轉載？這種書不會有壞影響麼！

記者以爲，要說『寶文』是天下第一至文，非讀不可，固然是沒有必要，但要擔心到人們就會受到它的壞影響，也是沒有必要的。不過現在既然發表了，給爲對它的社會意義作一些個人的詮釋，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影響吧。

『寶文』並不是一部有一貫立場的書，其中混合得有各式各樣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但是就其文體而論，它是代表着中國封建

了。」他們自以為『他們所代表的是人民底權利；因此之故，當鬥爭迫近之際，他們用不着研究各個不同階級底利益與態度；他們用不着過份仔細考察他們自已的力量。他們只要發出信號，「人民衆」就會以其所有的、無窮的力量，向「壓迫者」進攻，可是如果實際上顯示出他們底利益別人並不關心，他們的力量，是沒有力量。那末這上面的過失或者在於有害的詭辯家，這些詭辯家把「不可分」的人民分裂為不同的敵對的陣營。或者是在於軍隊太獸性和太盲目，不能在民主黨底純粹的目的中理解到自已底利益，或者在於執行中的某一細目，而使全體歸於失敗，或者由於某一種意想不到偶然的事故，而使此次鬥爭挫敗。不論在任何場合，民主黨人從這最可恥的失敗中跑出來時，像和他入這個最可恥的失敗時一樣地沒有什麼污點，而且他出來時帶着新獲得的信心，以為他們一定會得着勝利，以為不是他們自已以及他們的黨必須放棄舊的立場，而是相反的，情勢應該依照他的方向成熟起來。」

民主派在不到半個月中遭到最可恥的失敗。這便進入秩序黨獨裁時期了，普選制的廢除，是這一統治發展到最高峯的標識。

然而，也即在秩序黨統治完成的過程中，我們的『开角之王』——大總統穫得了不少的勝利，他帶着『十二月十日會』巡行了各地，他以他所操縱的不能抵抗的最高力量——首先就是軍隊

社會中被侮辱被損害的人民的，它宣傳着這個社會的冷酷陰詐和不合道，雖然一般的它並沒有採取積極反抗的態度。從這一點上來說，它對於了解中國的舊社會美在一定的條件下應付它是有幫助的。

它對於舊社會的觀察在許多方面是符合科學的。它會反復暴露貧富的對立。它寫道：「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體貌生於富足，盜賊出於貧窮。」「說行無力皆因瘦，人不風流只為貧。」「富人思來年，貧人思眼前。」「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有錢道真語，無錢語不真、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勸有錢人」。它又寫道：「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便值是舊社會中所謂法律的一

如同和會搖擺，合到內和漸勝，贏得了士兵們向他高呼「拿破崙萬歲！臘腸萬歲！」，他掌握了內閣，奪了議會的軍隊指揮權。大總統和秩序黨的國民會議之間無可避免的鬥爭便展開了。

議會沒有內閣，沒有軍隊。秩序黨失去了議會中的多數，它企圖取回行政權又告失敗，在修改憲法的問題上，保皇派的秩序黨又分裂為許多小的派別。這時正當於一八五一年的工業繁榮，國會外的資產階級們渴望秩序，他們趕緊把他們興盛的工業和繁榮的商業會因他們議會中的代表和大總統的鬥爭而被破壞，他們和他們的代表分裂了。這樣，議會處在眾叛親離的絕境中，它死亡在「共和國萬歲」恐怖的悲鳴中。

這個滿腦袋「拿破崙觀念」的流氓，在這一次並沒有像他伯父在霧月十八日（二月十八日）那樣親往立法會議宣布它的死刑判決書，「他在（十二月十日會）底記錄中，即在刑事判決的記錄中，尋找他的模範。」他搶劫了銀行，收買了軍隊，綁架了議員。議會解散後，他得到全國的投票贊成，當選了大總統。這是政變的第三幕。第二年，他爬上了拿破崙的皇位，證實了馬克思在書末所作的英明的預言。

正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的，馬克思是忠於自己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的，他研究了法國一八四八年這一樣偉大的革

偽善的道德。它[illegible]揭露，它對於舊社會的人情冷暖世態的了猛烈的抨擊。「真僞誰中直，僞防仁不仁」。這個話有能使在今天對於一切人世來說，對人民公敵缺少警惕性的青年也還是有價值的。

在這種[illegible]的天下總綱中間，它的戰鬥能夠是什麼呢？他不是沒有主張過國能真正的開心人（「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路逢俠客須呈劍，不是才人莫獻詩。」「是親不是親，非親卻是親。」），也不是沒有主張過積極的奮鬥（「寧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餘。」「若爭小可，便失大道。」「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用心計較般般錯，退步思量事事寬。」「乘中更

會實現的歷史運動，爲的是把這一研究作爲他學說的基礎。爲什麼法國成爲他研究對象的原因？這是由於「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度，在那裏，歷史的階級鬥爭，總次比其它的任何的國度更多地到達決定的結果。」（恩格斯的引言）

馬克思在在這裏發展了他在「共產黨宣言」裏已提出了的關於國家機器問題的學說。路易．波拿巴使行政權力底於完成，「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和軍事組織，有復雜而且精巧的國家機器」，「一切革命，並沒有打破國家機器，而只是完成了國家機器。」路易．波拿巴把國家機器完成到了這一程度，甚至資產階級也不得不讓他掌握政權來壓服無產階級。列寧指出來，從馬克思這裏所發揮了的理論裏，已可得到這樣的結論：無產階級必須把國家機器破壞和打碎！

「拿破崙觀念」，實質就是官僚、僧侶和軍隊的統治，它是倘未發展的少壯時代的小塊土地所有者的觀念。農民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裏得到了土地，他們錯誤地把給了他們土地的功績歸到名手叫做「拿破崙」的人的身上，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發展引導到的奴役狀態，共和政府賦稅的苛重，加上歷史傳統的重壓，使他們迷信於這個「召喚過去的亡靈來爲自己效力，向其借用名稱，戰鬥口號和服裝」的路易．波拿巴了。所以，我們的冒險家所代表的，是「一般」階級，而且是代表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

有強中手，惡人須用惡人磨。」）；但在更多的地方它卻是悲觀的，消極的，頹廢的，退守的，無爲的，它寫道：「世事明如鏡，前程暗似漆。」「但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花明日愁。」「近來學得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萬事莫管，閒事不知，閒事莫管，無事早歸。」只要再進一步，這種憤憤而死者流的哲學就馬上達到了它的反面，即最壞的宿命論、神道思想和佛降主義。「萬事皆已定，浮生空自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類思想的淵泉自是顯然，不過它們在舊社會裏卻有着很深的根基，因此就仍爲每個舊

階級——小農」但那不是進步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這便是為什麼他能在選舉中得到人民擁護的秘訣。

「法國資產階級抵抗勞動的無產階級底統治，而使『十二月十日會』底首領所率領的流氓無產者掌握得政權。」所以，那時資產階級又何嘗能夠統治呢？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引言中說：「如若無產階級當不能管理法蘭西，那資產階級也已經不能，至少在那個時候已經不能管理法蘭西了。」這便是拿破崙第三的帝國所以能夠建立的基礎。

但他雖然「想要成為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然而他政權的性質只是「少數政治的財政的冒險家對於法蘭西的劫掠。」（恩格斯）——就是所謂「拿破崙國家」的實質！

我們看到了：一切有產階級的進攻；無產者還不能統治；資產階級因為內部的鬥爭與分裂，也沒有統治的力量；國家機器已充分完成；加上佔法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小農的擁護；最後，再加上一八五一年工業繁榮的「天時」的幫助；所有這一切，還不夠說明為什麼這位「頭等騙子」，「一個凡庸而且不像樣的人物」竟能「扮演一個英雄角色」的道理嗎？歷史唯物主義的勝利，這還不夠證明嗎？

我們在這本書裏，將驚奇地發見列寧在一八九八年「什麼是人民之友」裏提出來的工農聯盟的思想，在四十多年前這位巨人

，社會的研究者所不宜忽視罷了。

但是記者所以將它摘抄發表，主要的卻是為着另一種目的。研究舊社會的人儘可以從頭到尾毫不遺漏的去看它，這卻不能求之於我們的每一個讀者，所以記者就略去了一些太不適當的，而着選一些比較普遍的生活經驗，記者以為這些經驗不少是辯證唯物論的珠玉（比方說，『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這個眞理難道誰能夠否認麼？）具有新的人生觀世界觀的革命者，不但和常人一樣可以從它們得到益處，而且可以得到的益處應該更多。魯迅先生在『癡華鬘』題記中說得好：『出離界域，內外洞然，智者所見，蓋不惟佛說正等而已矣。』

中國青年

（月刊）

編輯：延安中國青年社
發行：延安新華書店
零售：每冊二角五分
預定：半年一元五角

編者——致——讀者

現在要報告讀者們一個不好的消息，就是本刊因印刷關係，從下月起要和讀者暫時作兩個月的分別。等到印刷問題得到解決後，才能再和大家見面。

在這兩個月裏，希望親愛的讀者們，對我們的刊物儘量提新意見和批評，給我們投寄稿件，使得本刊和大家再見面時，更能成爲大家愛讀的刊物，更能成爲青年們自己的刊物。

我們在上期曾說，從本期起要加添「讀書顧問」一欄，因爲我們馬上便要暫別了。所以決定本欄等我們重新出版時再添設了。

此外，上期中有兩點要更正，第一在喬木同志的『小品三題』裏，第一題『貓和刺蝟』中的『刺蝟』都應當改爲『豪豬』；其次是在第37頁第五行中的『五十秒』應當改爲『十五秒』。

最後，請歐陽果路，青黎，健智，黃輔忠，路[illegible]同志注意，你們來稿都忘寫地址，請你們在最近把地址示知爲荷。

的頭腦裏已經萌芽了，他說資本匪逃下的農民，請「在城市無產階級的身上找到他們自然的同盟者和領導者」。他更說到在拿破崙第三王政復古的必然的失敗後，一農民將放棄自己對於自己小塊土地所寄的信仰，…那時無產階級革命就得到了合唱，而如果沒有這合唱，那末，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無產階級革命的獨唱，就會變成哀歌。」

更多的複雜的深刻的理論的資料的發掘，也留給讀者們去做的工作了。

!! 面對着這本書，會使人起了面對着一幅瑰奇而偉壯的壁幅的感覺，在它的畫面上，各階級力量錯綜複雜的結合與鬥爭，這樣深刻地被分割，這樣生動地被書描！在這些錯綜的史跡描寫的旁邊，作者還沒有忘了用辛辣的筆調，爲資產階級可恥的滑稽的鬼臉勾下了速寫像，也讓這本書將，這樣的驚異有來訪問你：爲什麼在這位巨人的筆下，科學的著作中的論證和文藝裏的現實竟能如此和諧地結合着？

一（[illegible]、柯柏年[illegible]，延安平……解放社一九四○年版。